

508841

經義考

三十一
五

經義考卷二百

秀水 朱彝尊 編

昆田 校

春秋 三十三

胡氏 廣 等春秋集傳大全

三十七卷

存

吳任臣曰永樂中敕修春秋大全纂修官四十二人翰林

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胡廣奉政大夫右春

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楊榮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

兼翰林院侍講金幼孜翰林院修撰承務郎蕭時中陳循

翰林院編修文林郎周述陳全林誌翰林院編修承事郎

李貞陳景著翰林院檢討從仕郎余學夔劉永清黃壽生
陳用陳璲翰林院五經博士廸功郎王進翰林院典籍修
職佐郎黃約仲翰林院庶吉士涂順奉議大夫禮部郎中
王羽奉議大夫兵部郎中童謨奉訓大夫禮部員外郎吳
福奉直大夫北京刑部員外郎吳嘉靜承直郎禮部主事
黃裳承德郎刑部主事段民章敞楊勉周忱吾紳承直郎
刑部主事洪順沈升文林郎廣東道監察御史陳道潛承
事郎大理寺評事王選文林郎太常寺博士黃福修職郎
太醫院御醫趙友同廸功佐郎北京國子監博士王復原
泉州府儒學教授曾振常州府儒學教授廖思敬蘄州儒
學學正傅舟濟陽縣儒學教諭杜觀善化縣儒學教諭顏
敬守常州府儒學訓導彭子斐鎮江府儒學訓導留李安

其發凡云紀年依汪氏纂疏地名依李氏會通經文以胡氏為據例依林氏其實全襲纂疏成書雖奉敕纂修而實未纂修也朝廷可罔月給可糜賜予可要天下後世詎可欺乎

金氏

幼孜

春秋直指

三十卷

佚

春秋要旨

三卷

佚

黃虞稷曰幼孜為翰林侍講侍仁宗於東宮令纂十二公事為要旨以進

胡氏直 春秋提綱

佚

黃虞稷曰直字敬方吉水人由貢入太學中永樂元年甲

申鄉試六館多師之稱西澗先生

李氏萱 春秋啓蒙

佚

高層雲曰萱字存愛華亭人永樂閒鄉進士錢學士溥師

事之

陳氏嵩 春秋名例

佚

黃虞稷曰嵩字伯高寧海人年十五縣辟為吏嵩上書縣

令請為生員永樂中以國子監生纂修文淵閣

郭氏恕春秋宗傳

佚

廣平府志郭恕字安仁雞澤人永樂甲午舉人歷官山西

布政使參議

馮氏厚春秋卑論

佚

黃虞稷曰厚字良載慈谿人舉明經官淮府長史與李伯

輿同編文翰類選大成學者稱坦庵先生

馬氏駢春秋探微

十四卷

存

按是書鈔本無序其首卷書名曰揚州府學生員

馬駢未詳時代

李氏奈春秋管闕

佚

春秋王霸總論

佚

黃虞稷曰蒙陰人宣德丁未進士陝西右參議

劉氏祥春秋口義

佚

黃虞稷曰清江人宣德己酉舉人翰林院檢討

劉氏實春秋集錄

十五卷

存

實自序曰古者帝王治天下其道皆本諸天故惇典庸禮
命德討罪不過奉若天道而已非有所爲也霸者則假此
以行其私雖不能謂無功於時然皆有所爲而爲而非本
諸天者也蓋至是時天理民彝或幾乎熄矣孔子假魯史
而筆削之以寓王法以抑霸功以存中國之體復先王之
治如斯焉耳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迹其二百四十二年
之間自日用彝倫之外大而天地四時微而昆蟲草木靡
所不及噫非聖人其孰能修之故君子謂是書爲百王之
法度萬世之準繩有志者誠不可以不學也自有是經以
來釋之者眾其閒諸說亦云備矣但未有會而一之者胡
氏之宏綱大領非不正也惜乎其爲有宋高宗告而非爲
學者設則其於聖經筆削之旨豈能一一而盡之哉實不

自揆輒取諸儒之說會輯成篇因名之曰集錄以便初學而非敢謂有所發明也

陸元輔曰寶安福人宣德庚戌進士改庶吉士歷南雄知府

饒氏

秉鑑

春秋會傳

十五卷

提要一卷

存

秉鑑自序曰春秋說者不一然得其實之詳莫若左氏得其筆削之旨莫若胡氏左氏事之案也所紀多出舊史雖序事或泛然本末詳畧夫豈無所據哉胡氏經之斷也所論多主公穀雖立例不一然論據於理亦豈無所見哉是以我太宗文皇帝命集儒臣纂修春秋大全必以胡氏

爲主而引用諸儒傳注必以左氏爲先蓋有由矣第左氏
或先經以起事或後經以終義而泛切之有不同胡氏或
引其事而斷其義或斷其義而不書其事而詳畧之有不
一矧二傳各爲一書似不相合故學者未易得其旨也予
讀是經有年乃忘其固陋竊取二傳合而編之於其詞泛
而易重者則依廬陵李氏會通以少裁之詞畧而未備者
則取公羊穀梁傳義以少補之然後案與斷相合事與理
俱明而一經之旨不待他求而得於此矣因目之曰春秋
會傳雖曰沿經引注非有所補益然初學之者得少便於
講習不亦淺之爲助者與

何喬新志墓曰先生諱秉鑑字憲章世家廣昌麟角里初
從監察御史聶宗尹受春秋又從教諭羅濬受尙書正統

甲子領江西鄉薦兩試禮部俱名在乙榜景泰三年除肇慶府同知遷知廉州府歸建雯峯書院與修撰羅應魁講學其閒著有春秋提要春秋會傳傳於世

葉氏萱春秋義

佚

陸元輔曰葉萱字廷懋華亭人景泰甲戌進士歷官布政

使

郭氏登春秋左傳直解

十二卷

未見

錢謙益曰登字元登武定侯英諸孫土木之難以都督僉事守大同也先部擁上皇至城下登俾謝却之景泰閒進

封定襄伯上皇復辟謫戍甘肅成化初復爵卒贈侯諡忠武

陸元輔曰定襄以名將解左傳遠與杜武庫爭衡

黃氏

仲昭

讀春秋

一篇

存

袁氏

顥

春秋傳

三十卷

未見

包氏

瑜

春秋左傳

四十卷

未見

黃虞稷曰字希賢青田人成化中浮梁教諭

王氏鑿春秋詞命

三卷

存

鑿自序曰予讀左傳愛其文而尤愛其詞命當春秋時諸侯大夫朝聘宴饗征伐盟會類以微言相感觸其詞命往來亦皆婉而切簡而莊巽而直雖或發於感憤然猶壯而不激屈而不撓詞窮矣然且文焉遁而飾僞而恭証而近正於戲何其善於詞也其猶有先王之遺風乎予生謇訥甚思所以變其氣質而無由因彙萃其詞而日諷焉庶有益乎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讀此編者亦可以有言矣

錢謙益曰鑿字濟之吳縣人成化十一年進士及第自編

修歷官吏部右侍郎正德元年入內閣進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加少傅改武英殿致仕嘉靖初卒謚文恪

宋氏 佳 春秋膚說

未見

黃虞稷曰佳字子美奉化人成化癸卯舉人徽府長史

羅氏 昕 春秋摭要

未見

廣東通志羅昕字公旦番禺人成化乙酉舉鄉薦弘治閒累遷貴州按察僉事

楊氏 循吉 春秋經解摘錄

一卷

佚

錢謙益曰循吉字君謙吳縣人成化甲辰進士除禮部主事善病年三十有二致仕八十九自為壙志而卒

吳氏 廷舉 春秋繁露節解

四卷

未見

廣西通志吳廷舉字獻臣梧州人成化丁未進士累官南京兵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諡清惠

邵氏 寶 左鱗

一卷

存

寶自序曰子昔讀左傳蓋志於求經故於其辭不求甚解非不欲解也思之不得故遂已之當歎杜子美所讀謂書

難字過者之不誣壬午夏仲暑雨連月齋居無事乃屬塾師高子明取而讀焉予隱几聽之過難解處則稽之疏義而參諸他書縱橫推度往往有得得輒呼筆記之於簡是秋讀畢敘錄成帙凡若干條疎陋之見不知與邱明之意果有得與否也名之曰左鱗俾里塾藏之鱗解結之具也

桑氏

悅

春秋集傳

未見

悅序畧曰傳春秋者不一家近世多宗胡氏發明聖人褒貶之旨不爲不多但病其議論翻覆文致成章又當宋高宗南渡之時欲輸忠盡於章句之間故於復讐處言之微有過當有非萬世之通論悅不自揣量因取胡傳刪之擇取諸家之平順者補其闕畧間有一得之愚亦附見其中

名曰春秋集傳薄宦代耕奔走南北凡十易寒暑始克成編傳總若干言為之序以俟後之君子弘治四年三月

劉氏績春秋左傳類解

二十卷

存

曹溶曰劉氏左傳類解莆田洪珠為之序晉藩刻之於寶

賢堂

畢氏濟川春秋會同

佚

廣信府志濟川貴谿人弘治壬戌進士官翰林編修

席氏書元山春秋論

一卷

未見

姓譜書字文同遂寧人弘治庚戌進士由剡城知縣累遷
兵部右侍郎以議大禮陞禮部尙書加少保武英殿大學
士卒贈太傅諡文襄

胡氏 世寧 春秋志疑

金九十八卷

未見

童氏 品 春秋經傳辨疑

指出一卷

未見

蔡氏 芳 春秋訓義

十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芳字茂之浙江平陽人弘治戊午舉人歷官福建鹽運司副使折衷諸傳而為是書

許氏謂春秋意見

一卷

未見

金氏賢春秋記愚

十卷

士卒存太學錄文

顧璘曰金子潛心春秋幾二十年凡先儒傳注無不考證而討論者故比事甚廣析義甚精其發凡指意或執經以闡義或反傳以補編或稽實以明疑或裁道以正謬陳之

則皦然易見舉之則坦然可行杜氏所謂優柔厭飫怡然
理順者也其子大車所敘新義數十尤發前傳之所未發
賢自序曰昔壺遂問於司馬遷曰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
遷曰周道廢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
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達王事而已矣孟子曰春秋
天子之事也遷之言蓋本諸此夫平王東遷周室雖微而
遺法尙存是以禮樂征伐猶或有自天子出者及齊桓主
霸天下宗齊而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矣溴梁之會羣臣主
盟而禮樂征伐自大夫出矣大貨作亂季斯見囚而禮樂
征伐自陪臣出矣此春秋之大勢夫子之深憂而經不容
以不作矣若夫誅亂臣討賊子嚴內外崇仁義黜詐力尊
君卑臣貴王賤霸程子所謂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者此類

是也至若有功者或不錄有罪者或見原如齊桓違王志而會世子反或許之鄭文承王命而背首止乃致譏焉晉厲弑于臣而書國蔡昭弑于臣而書殺晉昭徵會欲示威也而或取其功吳師從蔡欲謀楚也而或進其爵桓公無王定公無正權衡獨裁於聖心是非不徇乎眾見程子所謂微辭奧義時措從宜者此類是也夫其炳如日星者眾人可得而知矣其時措從宜者非深於道者孰能識之哉夫春秋感麟而作曷註始於隱公元年邪蓋以隱攝之初正雅亡之時也雅亡則王法弛矣故作春秋以寓王法使爲善者於焉而取則爲惡者於焉而知懼誠經世之大典百上之大法也故曰撥亂世而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正謂此耳或曰

仲尼之意發於傳左氏詳於事公穀深於理而又發揮於諸儒大備於文定春秋有傳矣紀愚何爲而作也曰今夫山草本生之而樵者不能以盡採今夫水魚鼈生焉而漁者不能以盡取聖言淵微義理弘博是以傳者雖多而各有所得探之益深推之益廣譬之飲河者各充其腹而源不竭此紀愚之所以作也其有未盡者別爲或問於後愚也固陋淺薄安敢擬於諸傳亦以識其所得而已矣

黃虞稷曰金賢字士希江寧人弘治壬戌進士官給事中其以忤劉瑾出爲大名知府徙延平請老歸嘗曰聖人精蘊盡於易而妙用見諸行事則在春秋學者不通春秋經不達聖人之用遂取三傳及諸家之說研究異同發所未發

成紀愚十卷

徐氏 秦 春秋鄙見

佚

俞汝言曰豐崖徐氏海鹽人弘治甲子舉人光澤知縣

湛氏 若水 春秋正傳

黃三十七卷

出回存

若水自序曰春秋者聖人之心也聖人之心存乎義聖心之義存乎事春秋之事存乎傳經識其大者也傳識其小者也夫經竊取乎得失之義則孔子之事也夫傳明載乎得失之迹則左氏之事也夫春秋者魯史之文也謂聖人某字褒某字貶非聖人之心也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

矣夫其文則史經之謂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傳之謂也合
文與事而義存乎其中矣竊取之謂也義取於聖人之心
事詳乎魯史之文後世之言春秋者謂字字而筆之字字
而削之若然烏在其爲魯史之文哉惟觀經以知聖人之
取義觀傳以知聖人所以取義之指夫然後聖人之心可
得也惜也魯史之文世遠而久湮左氏之傳事實而未純
其餘多相沿襲於義例之文而不知義例非聖人立公穀
之厲階也是故治春秋者不必泥之於經而考之於事不
必鑿之於文而求之於心事得而後聖人之心春秋之義
可得矣予生千載之下痛斯經之無傳諸儒又從而紛紛
各以己見臆說而汨之聖人竊取之心之義遂隱而不可
見於是取諸家之說而釐正焉去其穿鑿而反諸渾淪芟

其繁蕪以不汨其本根不泥夫經之舊文而一證諸傳之
實事聖人竊取之心似若洞然復明如披雲霧而覩青天
也名曰春秋正傳夫正傳云者正諸傳之謬而歸之正也
高簡序曰春秋正傳之作其有憂乎昔者仲尼慨道不行
於天下而文武之法廢是故援魯史而直書使後之覩之
者得考其善惡是非以爲永鑒其爲心固渾乎其天而皎
乎其日月也乃義例興而諸傳出焉春秋之學殆若法家
者流鍛鍊刻深而莫知所紀極也閒有明焉者則又通諸
此而彼或窒焉至於所謂進退予奪之類以爲盡由孔子
害義尤甚故眉山蘇氏不得其說而強歸諸魯其亦覺乎
此矣甘泉先生憂聖人之心之弗明也乃卽其書法而表
章之一本諸孟子正諸傳之誤兼采其長以其灑然平易

之心而契之故聖人取義之志躍如於前而不可掩諸儒
非不有其心也而義例拘焉或有非聖人之義者矣簡得
先生所述而讀之始覺吾心豁然開朗絕無瑕翳爰與同
門江都沈汝淵氏參詳讐校而卜萊者亦先生門人遂捐
貲刻之以傳

劉氏節春秋列傳

五卷

存

邱九仞序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人臣之賢否得失
詳矣然事以附年年以附國未及大人爲之傳也至子長
史記則稍爲之傳矣未之能詳也自是古史諸書亦踵爲
之大率子長之緒餘耳獨鄭樵氏通志始爲加詳然亦未

盡也況繁蕪冗穢紀載無倫或主魯史以例列國或雜寓言以淆真實甚者齊宋大國闕畧無徵柳下百里之賢特以附見其繆陋可見矣今觀梅國劉公之爲是書本之左氏參之國語兼采夫先秦兩漢諸書互相考訂該括不遺凡其善可師其惡可鑒與夫一言一行之微苟可以風天下示來世者莫不昭然而指其事核其文蔚千載之下使人企跡先民若將物色髣髴而歆畏存焉其著述之功真足以補史氏所未及矣

潘榛序曰列傳之體創自太史氏然春秋大夫自管晏伍胥而外無與焉他亡論矣如柳下惠臧文仲子產子文百里狐趙諸人豈卽減於管晏者而槩不爲傳得無疎乎或曰左氏傳之已詳然左氏編年爲例杜元凱以爲必原始

要終優游饜飫然後爲得則亦安能使學之者盡如彼其癖也余弱冠受左氏逮強仕猶未得其要領守廬之暇得劉君所爲春秋列傳讀而心好之顧是書歲久譌亂於是更爲繕寫梓旣成進諸生而語之曰古者稱謂或以名或以字或以爵或以封邑讀者不悉心考之茫然莫解讀此傳而諸人履歷可不爽也又諸人事錯見於傳左氏每一事輒附以君子之評褒貶未歸於一讀此傳則生平畢備以定褒貶可無失也又諸國散亂無統興亡之故漫焉難考讀此傳則國之興以若而人廢以若而人其閒政治得失風俗好尙可統觀也諸生唯唯遂書之簡端

魏氏校春秋經世書

二卷

存

校自序曰春秋魯之策書也其法受之周公自伯禽撫封
 於魯迄於頃公而魯亡者國史舊文也斷自隱公為始絕
 筆於獲麟此則孔子所修後世尊而為經者也孔子所為
 修春秋者明王不興三綱五常大墜於地是故撥亂世而
 反之正垂百王其名曰史其實固夫子之政經也

張氏

邦奇

春秋說

一卷

存

浙江書局刊

汪康年校

吳慶坻校

王崇鼎校

修齊政不則王不與三稱五第大隆於地是故禮也
反之天也存王名曰史其實國天子之政禮也

卷

字

經義考卷二百一

秀水 齊朱彝尊 編

崇禎自京曰昔晉閻蔚夫子曰吾男亦昆田 按春秋

春秋 三十四

呂氏 楠 春秋說志

王丑 五卷 春秋補傳

存

江氏 曉 春秋補傳

賈 五卷

未見

杭州府志 曉仁和人 正德戊辰進士 歷官工部右侍郎 贈

尚書

鍾氏芳 春秋集要

二卷

未見

胡氏

續宗

春秋本義

十二卷

未見

王氏

崇慶

春秋斷義

一卷

存

崇慶自序曰昔者吾聞諸夫子曰吾行在孝經志在春秋而孟子推廣仲尼則又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吾是以知春秋聖人之心經也因史而寓

吾義焉爾也然而聖人之義存乎取舍聖人之取舍存乎
是非是故是非之來無恒而後吾之取舍應焉而何嘗有
心於其閒也如此則聖人可窺後人之鑿可惡也矣今夫
人倫莫大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始終莫大乎冠昏
喪祭弔賻殯葬交際莫大乎朝覲會同盟誓聘問內外莫
大乎中國四裔潤色戡定莫大乎禮樂征伐省咎反躬莫
大乎時之災祥民之向背巡行莫大乎省方田狩然而莫
不有先王之法在焉夫法天之理也人之紀也不可亂也
理悖而紀亂人之心滅矣吾乃今然後知仲尼之悲周也
夫悲周因之於魯探其原也是故言魯所以正列國也舉
列國所以例魯也又從而參之周所以互見也爲無窮防
也仲尼取舍之義微矣然而經者綱也史之文也有筆削

焉傳者目也列國之事也聖人取舍之心行乎其中矣而
 謂字字而褒字字而貶豈所以論聖人也哉故善觀春秋
 者必以傳善觀傳者必以理必自平心易氣始平心易氣
 者必自無欲始仲尼復起必從吾言矣作春秋斷義嘉靖
 戊戌

楊氏 慎 春秋地名考

一卷

未見

余氏 本 春秋傳疑

一卷

未見

王氏 道 春秋億

四卷

未見

霍氏韜春秋解

未見

馬氏理春秋備義

未見

鄭氏佐春秋傳義

未見

黃虞稷曰佐字時夫正德甲戌進士福建右參議

舒氏芬春秋疑義

未見

姜氏綱春秋曲言

十卷

存

黃虞稷曰綱字幼章金華人正德丁丑進士工部郎中

王氏

漸遠

春秋集傳

未見

漸遠自序曰春秋者大聖人所作之經爲天下古今禮義不易之公案也而論春秋者乃有千載不決之疑二焉曰凡例也周正也凡例見於三傳漢唐宋之儒者皆從而附會之雖以胡氏猶不免焉惟朱子始破其說以爲非聖人之意而猶未明言以闢之也近得甘泉湛氏作春秋正傳乃深斥之然後凡例之說始弗信於天下周正亦起於左氏而漢唐宋之儒亦從而附會之雖以朱子猶不免焉唯

唐子西僅及之而亦未得其詳也近得周文安作辨疑集始析而正之而三正之說猶或遺焉予謂三正之說古無是制亦無是言也求之詩書考之周禮皆曰班朔事於諸侯自此始耳非謂改元也自是而改時改月之言漸興而天地陰陽之道乖矣故予斷以周王無建子之制夏歷爲百王之書而春秋無冠月之訓自以謂足以破千載不決之疑不知博古君子以爲何如也雖然得聖人之意而出於凡例時月之間猶相千里之馬而出於牝牡驪黃之外此又讀春秋者之所宜知也予旣爲春秋古經義以其辭簡奧恐讀者晦焉暇日徧觀諸儒之論亦有精確得聖人之意者裒爲集傳俾學者一開卷而知之無事乎揣測牽強之勞庶幾明白簡易而聖人正大之情見矣

林氏 希元 春秋質疑

未見

季氏 本 春秋私考

三十六卷

存

唐順之序曰春秋之難明也其孰從而求之曰求之聖人之心聖人之心又孰從而求之曰求之愚夫愚婦之心或曰然則游夏何以不能贊也曰高與赤者世傳以爲游夏之徒也師說固宜有在焉者其猶未免於說之過詳與其諸家之紛紛者又可知矣可謂蔽於聖經而不以愚夫愚婦之心求春秋者也余爲是說久矣儒者皆牽於舊聞迂焉而莫余信也聞以語彭山季君君欣然是之於是出其

所著春秋私考視余則公穀之義例左氏之事實諸家紛
紛之說一切摧破而獨身處其地以推見當時事情而定
其是非雖其千載之上不可億知然以斯人直道而行之
心準之要無甚遠者余是以益自信余之說有合於君也
君嘗師陽明王先生聞致知之說爲能信斯人直道之心
與聖人無毀譽之心同其春秋大旨亦多本之師說故其
所見直截如此至於地理古今之沿革姓名氏族之流派
星厯之數度禘郊嘗社禮樂兵賦之纖悉古今之所聚訟
皆辨析毫釐務極核實昔人所稱經師莫之及也

錢謙益曰近代之經學鑿空杜撰紕繆不經未有甚於季
本者也本著春秋私考於惠公仲子則曰隱公之母盜殺
鄭三卿則曰戊虎牢之諸侯使刺客殺之此何異於中風

病鬼而世儒猶傳道之不亦悲乎傳春秋者三家杜預出而左氏幾孤行於世自韓愈之稱盧仝以為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世遠言湮譎以承譎而季氏之徒出焉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太和添丁之禍其殆高閣三傳之報與季於詩經三禮皆有書其鄙倍略同有志於經學者見即當焚棄之勿令繆種流傳貽禍後生也

周氏臣春秋心傳

佚

陸氏錢春秋輯略

未見

黃虞稷曰鄞縣人正德辛巳第二人及第

黃氏佐續春秋明經

十二卷

未見

湯氏魁春秋易簡發明

二十卷

未見

黃虞稷曰潼川州人正德十四年進士除溧陽知縣父沒

廬墓次遂不仕

梅氏鷺

春秋指要

一日讀經律

一卷

存

胡氏

居仁

春秋通解

未見

袁氏祥春秋或問一作疑問

四卷

未見

子仁狀曰吾父諱祥字文瑞怡杏其別號也以大父菊泉所著春秋傳有獨得其奧而人不易明者因著春秋疑問

四卷以發其微旨

李氏舜臣春秋左傳考例

未見

舜臣自序曰孔子作春秋至矣而何說者索其言于例乎蓋方之於天苟求其故寸短則尺長此善則彼惡春秋所以有例爾然又有非左氏所及至杜氏而始見者亦通曰例能不失其指不必親出之左氏可矣

左氏讀

未見

舜臣自序曰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詩亡者雅亡也若風自邶以下作者尙多隱公以來風實未亡爾吾往讀詩因考之左傳遂讀左氏傳四歲而畢所得凡若干條

穀梁三例

未見

舜臣自序曰三例者時月日也穀梁與公羊氏說春秋皆以時月日起例然譬之組織穀梁氏爲益精爾夫曰詳于月月詳于時今考之經其或日者果非無以是故或例時而月或例月而日毫髮之察非穀梁氏其孰能與於此乎

豐氏坊春秋世學

三十八卷

未見

黃氏

乾行

春秋日錄

未見

徐氏

獻忠

春秋稽傳錄

未見

獻忠自序曰庚申冬予自吳興抵還浦南村舍計浹月無
 自遣也假籍於叔皮氏得春秋諸傳往予見其精義讀之
 三四過至是再卒業始見其說有所未安者數條又左氏
 微瑣不入傳者弗槩括則弗著遂以臆說輔論之名稽傳
 錄夫傳春秋其大者三家至胡氏始折其衷故胡氏傳獨
 立於學官博士弟子無不諷通焉至科士帖括則有陳曰

父屬辭發其義甚佳然則又何待予言也然師友相問辨雖仲尼睿聖不能無望於游夏之徒至於傳義雜出左氏綜其迹公穀申其辭後來諸所撰論亦甚廣公穀自以輔左氏所不及旨意盡矣胡氏折衷其說亦多所罷黜然則春秋之義辭簡而意深其有窮盡邪敢以是說併質之何子

陳氏深春秋然疑

未見

唐氏樞春秋讀意

一卷

存

潘季馴跋曰春秋讀意者何一菴唐夫子讀春秋而得其

意也孔子曰吾志在春秋孔子之志邊人欲存天理教天下興起其久汨之良心觸動其暫萌之天覺由此而察識之由此而擴充之則欲可遏理可存矣或者不察乃曰春秋意在褒貶夫竊褒貶之權以賞罰天下是僭也正孔子所謂罪我者其惟春秋也此春秋讀意所由作也知其意則會盟征伐之迹創霸紹霸之由託始絕筆之故皆可指掌而得之矣馴於是經童而習之白首而未得其旨瓚瓚然者逾三十年讀此重有省焉若濯熱之清風蘇蟄之迅雷也隆慶庚午

陸氏燦左傳附注

五卷

存

春秋左氏鑄

未見

粲自序曰太史遷言仲尼成春秋魯君子左邱明受之爲著傳余以爲非也左氏之文閎麗鉅衍爲百代取則然其指意所存乃往往卑賤不中於道或爲奇言怪說頗驚乎末流矣蓋戰國之初有私淑於七十子之徒者不得與仲尼並時又其書遭秦伏隱及漢世晚立於學官自劉歆始定其章句吾疑歆輩以意附益之者多也作左氏春秋鑄以曉初學者令觀擇焉

春秋胡傳辨疑

四卷

未見

粲自序曰昔仲尼作春秋旨微而顯至胡氏說經庶幾得之惜其或失之過求辭不厭繁委而聖人之意愈晦矣余嘗欲著之論辨而未能也今謫居多暇復披誦其傳遇有疑處輒書焉久而成帙以示從遊之士多有駭而問者余語之曰吾爲此非敢異於胡氏也實不敢異於孔子耳雖然余敢遽以爲是哉當質諸深於春秋者儻取二三策乎否則無惑乎諸君病吾言也嘉靖辛卯春二月朔日

馮氏

良亨

春秋解

未見

台州府志馮良亨字子通臨海人嘉靖戊子舉人慶遠府

同知

施氏仁左粹類纂

十二卷

存

黃省曾序略曰近世好左氏者若吳郡守溪王公無錫待
泉郡公河南空同李公皆游涉二傳樂而忘疲予友施宏
濟博古敦行僭心下帷以春秋舉乃析別二傳之文自制
命至於夢卜定爲十有五目以轄萃其言凡十二卷命曰
類纂於其隱而難通者務酌諸家而曲暢其義使學者不
勞披觀可以因類而求沿文以討若八音殊奏聽之者易
入而領也其心可謂勤矣

陸元輔曰施仁字宏濟長洲人嘉靖戊子舉人

廖氏暹春秋測

未見

瑞州府志廖暹字曰佳高安人嘉靖戊子舉人除知武康
縣調詔安歸與鄒東郭講學著春秋四書測

經義考卷一百一終

浙江書局刻

吳鴻望校

汪康年校

朱葆儒校

經義考卷二百二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 三十五

唐氏 順之 春秋論

一卷

存

左氏始末

十二卷

存

徐鑿序曰左氏始末者昆陵荆川唐先生所手編也起自后妃終乎禮樂方技人繫其事事歸其彙蓋取左氏所傳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行事與夫國語史記外傳所錯出者
悉連屬而比合之凡十四目爲卷十二嗚呼前事之不亡
後事之師也尼父裁其義左氏核其事先生輯其全善雖
小不遺言無微不采周之所以王周之所以衰華袞之所
由榮斧鉞之所由辱上下千載洞若觀火是左氏羽翼乎
聖經而先生又羽翼乎左氏也功顧不偉與余旣探先生
之大旨而校讐以廣其傳閒出管見用資揚扞庶幾不失
先生編次之意云爾萬曆甲寅

族孫一磨序曰族大父荆川先生治春秋謂聖人有是非
無毀譽一本之人心直道之自然其於左氏務使學者反
覆參究融會聯絡以得乎所以見乎行事之實且夫先經
以起義與後經以終事是左氏之所以善於考證也而事

或錯出文或別見則執經以求其斷案者每病於條理之難尋而屬辭比事之旨因以不白於世於是乃合其始末而次序之以爲一書然後事歸其類人繫其事首尾血脈通貫若一而聖人善善惡惡之大法所以榮黼袞而威斧鉞者不待考之義例之紛然一開卷而瞭然如在目中矣豈非讀春秋者之一大快也哉始末以左氏內傳爲主而纖悉委曲有逸出於外傳史記者亦入焉君子之於經籍之遺文與其過而廢也寧過而存之在讀者慎取之而已先生之弟應禮甫嘗預聞纂輯之大意而謂是書不可以無傳也故刻之家塾而命一麇序其首嘉靖壬戌

黃氏

光昇

春秋本義

未見

熊氏過春秋明志錄

十二卷

存

卓爾康曰南沙熊過春秋明志錄一書頗出新裁時多微中亦春秋之警策者然於左氏牴牾實有未安

俞汝言曰南沙熊氏明志錄自為之序未免冗長

許氏應元春秋內傳列國語

未見

杭州府志應元字子仁錢唐人嘉靖壬辰進士

皇甫氏淳春秋書法紀原

未見

錢謙益曰淳字子安長洲人順慶太守錄之第二子也嘉

靖壬辰進士除工部虞衡主事改主客歷儀制郎中以貴
溪薦補右春坊司直兼翰林檢討左遷廣平府通判量移
南刑部主事進員外陞浙江按察僉事

石氏 琚 左傳敘畧

三卷

未見

黃虞稷曰琚字仲芳益都人嘉靖甲午舉人

馬氏 森 春秋伸義

二十九卷

未見

蔣垣曰森字孔養懷安人與歐陽德鄒守益羅洪先講學
相質正

春秋辨疑

二卷

存

森自序曰春秋之學雖因諸傳以明春秋之義亦因諸傳以晦胡氏之說愚竊惑之九江黃楚望氏固極其辨析之詳矣新安趙子常氏又師其說而分爲屬辭八體自謂能得聖人之旨愚亦不敢以爲盡然也愚本淺陋上不能遡聖人之淵源下不能究諸儒之詳說疑之闕也久矣近獲乞身養痾林下因日記所見異同而錄之積有歲月彙萃凡二十有九卷竊不自量而存之名曰春秋伸義復撮其大相牴牾於胡傳者錄爲辨說以證其必非改魯史之舊文以求正於四方之賢冀一參駁之俾有所考訂而不陷

於妄誕之罪則度幾可存以備一家之言而所以說經者
於此未必無少補云爾

楊氏時秀春秋集傳

三十卷

存

時秀自序曰今世之業春秋者皆宗胡氏蓋遵明制也窮
鄉下邑之士讀胡傳矣而鮮能復讀左傳一或詰之則茫
然不知事之本末謂之通經可乎哉予錄是編先之以經
繼之以左傳俾欲通經者得以見事之本末然必與經相
發明者錄之否則不錄也至於左氏不備者然後公穀得
兼錄左傳難訓者亦參用杜解於下而胡傳前後屬比及
旁引諸經初學或未遽通者亦略注之庶一開卷聞大義

曉然於誦習之餘矣嘉靖乙巳司農留都諸寮案見之輒
手錄焉且勸之以共諸四方同志者因鏤板行之

李驄鵬曰時秀懷遠人號禹峯嘉靖乙未進士歷官按察
僉事

陳氏言春秋疑

未見

言自序曰春秋聖人之史也而曰經者文史而義經也經
之爲義原於聖心將以賞罰之衡寄之筆削禮樂之典代
乎天王吾無疑焉爾吾獨疑乎聖人之言如日星而何其
文之隱迄於今而猶莫之裁也吾又疑乎孔氏一私書耳
例不得與魯之史並行於時安在其爲見諸行事而明周
公之志於天下也吾又疑乎非其位而託之乎南面以誅

奪之不少讓也彼謂左氏受經作傳者吾無據焉而吾又
疑乎其言之實相表裏也公穀之義例非經也然而經亦
自有義例也而吾又疑其何所祖也不寧惟是其他以字
以事以日以月參錯而互異焉者吾又不能無疑也嗚呼
聖典之湮傳疏爲之也專門者固名家者鑿同異駁糅說
者徒欲取調人之義以平之此不然吾信吾是而已吾所
是者經而已聖人之經紫陽所云直書其事而美惡自見
是已吾惟據經以說經而已經者經也不得已而救世立
法者其權也權而不失其爲經也尼父曰斯民也三代之
所以直道而行也由是觀之謂春秋爲聖人直道之書可
也作春秋疑

趙氏恒春秋錄疑

十七卷

未見

黃虞稷曰恒字志貞晉江人嘉靖戊戌進士官姚安知府著書時以續塞耳者三年書成去續而耳已聾其專心如是

魏氏

謙吉

春秋大旨

十卷

未見

春秋備覽

二卷

存

謙吉自序曰春秋以左傳為案經為斷而諸家注疏大全

斯備焉子初讀是經茫無旨趣及取左傳大全與文定注
解互相考訂始喟然歎曰緣是而求聖人之心思過半矣
復懼久而遺忘也乃手錄其有關於經要且切者積久成
帖命兒輩藏之巾笥總名之曰春秋備覽蓋恐經未易窺
俾覽是編而有得也及督學曹君紀山請梓春秋大旨予
曰大旨既不敢私是編宜並付諸梓以翼大旨因引諸簡
端以見是編之所以梓云

黃虞稷曰柏鄉人嘉靖戊戌進士歷官兵部右侍郎贈都
察院右都御史

高氏

撰

春秋正旨

一卷

存

拱自序曰莫大乎君臣之義而天子天下之大君也莫大乎聖人之道而孔子天下之至聖也則尊王之義無或如孔子者是故懼亂賊之有作而春秋作焉以植天經以扶人紀正所以尊王也而後儒不察以爲孔子託南面之權以賞罰天下其說旣成乃沿襲至今無復能辨之者然此何所始哉孟子云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夫天子之事云者謂其明文武之憲章率諸侯以尊王室非謂其假天子之權也知我者謂我尊周也罪我者文武之法明則僭亂之罪著諸侯惡其害己也如此夫而後亂臣賊子懼也其言固在其理自明而乃謂孔子自爲天子命德討罪以是知之亦以是罪之其亦誤矣子昔也讀諸家之說實有不安於心者旣

乃以君臣之義而逆孟子稱述之旨遂有以得其大意顧
方從宦莫能筆之書也歲壬申歸田之暇乃稍爲之敘其
理以正君臣之義以明聖人之道嗟乎春秋果假天子之
權卽孔子之書吾不敢謂然也而況出於後人之誤乎謂
春秋假天子之權卽孟子之言吾不敢謂然也而況出於
後人之誤乎尊王也而與竊柄同則竊柄者何誅明法也
而與干紀同則干紀者何責茲實萬古綱常攸繫予豈好
辨哉予不得已也

嚴氏

訥

春秋國華

十八卷

存

陸元輔曰嘗熟嚴公訥中嘉靖辛丑進士累官太子太保

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贈少保諡文靖其書分國凡十

八卷

黃虞稷曰萬厯乙亥徐枻陳瓚為序

王氏

崇儉

春秋筆意

未見

陸元輔曰崇儉山東曹縣人嘉靖辛丑進士

李氏

攀龍

春秋孔義

十二卷

未見

錢謙益曰攀龍字子鱗歷城人嘉靖甲辰進士官至河南

按察使

王氏

樵

春秋輯傳

卷十五

存

春秋凡例

二卷

未卷

樵自序曰孔子因魯史而作春秋孔子未之言也而孟子言之春秋之要非孟子不能知也傳之者三家左氏見國史多得其事公穀經生講授多得其義雖各紀其近聞時有舛駁要皆去孔門未遠今居千載之下謂三傳可束高閣欲以己意立說者非通見也三傳之後惟啖氏趙氏陸氏可謂通經不泥於專門之陋爲輯傳辨疑纂例各若干卷條理燦然其有功於春秋多矣程子嘗作傳而未成朱

子以此經未易言故未暇爲書而其平日講論所及皆闡春秋大義至其因通鑑而修綱目綱倣春秋目依左氏綱以著道法目以備事辭其書法之義固皆春秋之旨也然則朱子雖未爲書而於聖人竊取之義可謂繼程子而得其心者矣其未爲書之意亦以胡文定公作傳謂事按左氏義采公羊穀梁之精者大綱本孟子而微辭多取徵程氏其言當矣雖然理明義精如程子固猶謂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其間多所闕而未言與夫言而尙略者蓋難之也則文定其肯自謂皆已得聖人之意乎此非一家之學也故愚自三傳以下采輯異同以資研討頗不主一家其有未合不敢臆決大槩皆本朱子之意朱子之意固卽程子之意也夫不繆於程朱而有俾於文定則愚

區區私錄之意乎又因文定綱領七家之說而廣爲之宗旨三篇附論一篇因陸氏纂例而修之爲凡例二十篇雖於聖人筆削之意先王經世之法不敢忘議然程子曰善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非知言者也今言則備矣誠不以其近而忽之豈無有因言而得之者乎雖非所及願與同志者其之

李氏先芳 春秋辨疑

未見

王氏

世貞

春秋論

四篇

存

錢謙益曰世貞字元美太倉人嘉靖丁未進士除刑部主

事歷郎中出為青州兵備副使歷山西按察使入為太僕卿以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遷南大理卿應天府尹乞歸起南刑兵兩部侍郎拜刑部尚書

汪氏 道昆 春秋左傳節文

十五卷

存

錢謙益曰道昆字伯玉歙縣人嘉靖丁未進士仕至兵部

左侍郎

吳氏 國倫 春秋世譜

十卷

未見

錢謙益曰國倫字明卿興國人嘉靖庚戌進士授中書舍

人遷兵科給事中左遷南康府推官調歸德起知建寧邵武二府又調高州擢貴州提學副使河南參政

陸元輔曰其書以春秋列國事實見於史記及他書者分國爲諸侯世家予得其手寫本尙未刊行

徐氏

學謨

春秋億

六卷

存

學謨自序曰說經者宜莫難於春秋非說之難能明聖人之意之難也今之說春秋者類以左氏爲之證而參以公穀二家彼其因事以屬辭緣辭以命例事同則辭同辭同則命例宜無不同然而正變相錯權衡互異若繼世一也或書卽位或不書卽位紀元一也或書王正月或不書王

正月或單書春王而不書正月伐國一也或名或不名或爵或不爵專將帥師一也或去其公子或不去公子弑君一也或明其爲弑或不明其爲弑乃三家各就其詞而爲之說求之春秋之本文而其說皆無有也以春秋之本文獨行於世千載之下雖聖人復起不能指其詞之所之也故學者不得不據傳以求經夫經之爲言常也簡易明達之謂也聖人作之將以垂憲於無窮而乃故爲微曖難明之詞若置覆焉而須傳以爲之射則何異於日月之借光於矚火乎必不然矣按班固藝文志云仲尼傷杞宋之亡徵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與左邱明共觀史記而修春秋當其時祇以口授弟子左氏懼其異言失真乃因本事以作傳信斯言也則經與傳有輔車之倚焉不當獨推尊

孔氏矣卽令附春秋而作其事詞已無不可信而又何有於公穀二家乃漢初鼎列於學宮而尹氏君氏盟蔑盟昧築郟築微厥懋屈銀之文又輒與左氏相齟齬者不可勝紀夫經文一也然且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況其有無疑似微曖難明者乎故知三家各受師承以口說流行卽左氏亦孔子以後之書自漢以來經從傳出馬端臨以意增損之疑不爲無謂而南宋大儒顧復取其以意增損之詞爲之懸想臆度斷以聖人之特筆在是以其可解者謂之正例而以其不可解者強名之曰變例至謂仲尼見諸行事之實以天自處削天於王奪位於國去氏族於卿大夫略無顧忌雖一時進御之言意在納約然謂之說傳則可謂之說經則不可亦何怪乎求之愈深而失之愈遠也

聖人之意其尙可得而見邪聖人之意簡易明達要以仍人道正王法善善惡惡是是非非刪繁舉要據事直書如斯而已故繫王於天則文武之威靈猶在託筆於史則周公之袞鉞具存卽有袞諱貶損皆天子之事史官之職也而舉不以己與焉夫是以二百四十二年諸侯卿大夫之功罪不必屑屑焉衡較於爵氏名族之予奪而其情固莫之遁矣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說春秋者孰有深切著明於孟氏者哉愚不自揆填郟之隙因感杜征南在襄陽時箋釋左氏乃重掇三傳併范楊何孔諸家疏解與胡氏之傳猥加哀輯稍略其正變之例缺其有無疑似之文祇采其說之不詭於理者以符會孔子竊取之義而彙爲一書名之曰春秋億凡如十卷亦

知其不可以幸中第無敢徇傳蔑經隨人射覆以坐失聖
人之意云爾萬曆丁丑夏

潘氏書韻

卷二

吳郡

經義考卷二百二終

蘇舜欽卷二百一

人遺正下法

斷

公之

而

功

之

之

之

之

浙江書局刻

吳鴻望校

人之意

汪康年校

職其不

朱葆儒校

經義考卷二百三

聖人之心乎... 秀水 朱彝尊 編

其... 男 昆田 校

春秋 三十六

姜氏 寶 春秋事義考

卷二十卷

存

春秋讀傳解畧

卷二十卷

未見

寶自序曰春秋為聖人傳心之要典百王不易之大法皆

在此書而胡氏傳乃本朝所主以課士予何敢有可否於

其閒哉聞之程子云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例傳之真偽
朱子云左氏史學也記事者取焉公穀經學也窮理者取
焉予嘗據是以求之以爲學是經者不當於一句一字求
聖人之褒貶第觀其所書之實以求是非善惡之至當考
之詩所由亡由成周政治之衰而爲春秋之所由作者之
左之所以史公穀之所以經又考之經於以別傳之真偽
於以求聖人所謂知我罪我者在因筆削以寓褒貶嫌於
天子之賞善而罰惡爲聖人所不敢當故自於其義爲竊
取而非胡氏所謂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聖人自以
其褒貶敢於代天子賞善而罰惡也如是以求庶可以得
聖人之心乎胡氏自成襄而後多無傳今悉纂著之庶幾
未明者明未備者備因名之曰事義全考云萬曆乙酉冬

黃虞稷曰疏胡傳之義以便學者

孫氏應鰲春秋節要

未見

林氏命春秋訂疑

十二卷

未見

黃虞稷曰命字子順建安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廣東按

察司副使

方氏一本春秋要旨

未見

休寧名族志一木字近仁嘉靖乙卯舉人官台州府同知

顏氏鯨春秋貫玉

六卷

存

鯨自序曰嘉靖己酉冬讀禮山中檢閱遺經至春秋左氏
患其博記錯陳得劉蘆泉左傳類解深有契於衷又取公
羊穀梁胡氏采其文古而義美者又取諸家注疏得其事
核而意明者手鈔之凡三閱寒暑始就名之曰春秋貫玉
藏之巾笥

陳氏

錫

春秋辨疑

一卷

存

錫自序曰春秋有三道焉曰天道則歷法也災異也化氣
也於是乎考曰地道則分野也設險也則壤也於是乎

曰人道則禮樂也刑政也防微杜漸也於是乎正嘗自言
曰吾志在春秋又曰義則丘竊取之又曰知我者其惟春
秋乎知其志也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罪其立義也其不得
已之故略可想矣後世傳者務以己意說理於筆削二字
妄以改時易歲黜周王魯與貶爵削地自操無位之權反
使孔子冒不韙之罪焉如知之謂何若陳傅良氏爲之推
原聖意獨爲有見然世未通知而胡氏之傳遂用以取士
舉世莫敢不遵焉但古今一理聖愚一心於心有未釋理
有未定卽如朱子蓋嘗言之愚亦置其喙焉謹訂天地人
三道以俟觀者

丁氏

錫爵

春秋日錄

三十卷

存

左氏釋義評苑 日幾

二十卷

存

許氏 字遠 春秋詳節

八卷

未見

穆氏 文熙 春秋左傳評林測義

三十卷

存

任氏 桂 春秋質疑

四卷

存

桂自序曰春秋一經斟酌萬變而不離乎常也曷意擅改
正月則曰夫子行夏之時貶斥侯王則曰春秋天子之事
兄後其弟則曰爲人後者爲之子殊不知書王正月以遵
一王之制示萬世臣子以分也分也者所以訓實者也楚
子吳子正以示班爵之則示萬世臣子以名也名也者以
臣覲君之謂實非君臣文將安施天親不可以人爲實非
父子名奚而取虛時之例大義數十正以示時政之缺經
世之畧實在於是乃曰爲天地備四時四時果賴是而後
備乎天下固無擇母之子經於風氏所以不屑夫人之稱
母以子貴也則謂其爲背禮豈不陷人於不孝君臣之義
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經於衛鱄所以直攻其奔晉晉乃保

逆賊甯喜者也則謂其合乎春秋寧不陷人於不忠子桓
文之霸特取尊王則譏侵楚爲專兵圍衛爲報怨是昧安
周之義矣何以勸後世之功討趙盾許止之罪實誅邪謀
則但責盾以不越境止以不嘗藥是昧故殺之獄矣何以
訓後世之刑外性以言道是謂非道外性以言學是謂非
學宏綱大旨是否失實家傳人誦趨向同風本欲經正而
庶民興豈意道微而橫議起此愚之所以恐恐於懷而未
之能釋然者也使疑而妄焉何損於人使疑而是焉寧不
大可懼哉吾爲此懼憤日月之蝕抱嫠婦之憂肆芻蕘之
言就有道之正竊謂彝倫倒置不可以不慎失則相從於
昏人心陷溺矣賢否混淆不可以不明失則相從於僞小
人得志矣儻承好學君子察采於萬分之一獲涓埃之益

補斯文之缺則末學何幸若夫莊公去年娶婦今年嫁女
叔服今年卒他年又有星孛之占差錯小疵無關於世教
者豈愚所屑屑哉嘉靖乙巳

陸元輔曰桂寶安人從學湛若水其書首爲總義十六條
而後隨經文解之一曰書法二曰時月三曰天王四曰諸
侯大夫五曰君臣父子六曰適妾七曰妾母八曰五霸九
曰鑿衡十曰慎獨十一曰正朔十二曰閏月十三曰等第
十四曰朝聘十五曰經傳考十六曰復讐論其說多有可
采序中天親不可以人爲實非父子名奚而取未免趨令
世宗尊興獻之意矣

袁氏仁春秋鉞胡編

一卷

存

仁自序曰左氏公羊氏穀梁氏皆傳春秋者也傳未必盡合乎經故昔人詩云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卓哉宋胡安國憤王氏之不立春秋也承君命而作傳志在匡時多借經以申其說其意則忠矣於經未必盡合也況自昭定而後疏闕尤多歲中不啻十餘事止一傳或二傳焉其間公如晉公如齊公會吳於郟之類皆匪細事皆棄而不傳則非全書也明矣吾祖菊泉先生以春秋爲仲尼實見諸行事之書不可闕畧也潛心十載別爲袁氏傳三十卷校之胡氏傳幾五倍之吾父怡杏府君復作或問八卷以闡其幽釋春秋者於是乎有完書矣虛心觀理靡恃己長故不爲訶斥之論折衷羣說理長則從亦未嘗有

意擊胡子謂世業春秋者所尊惟胡而胡多燕說不可不
闡發以正學者之趨夫春秋大一統吳楚僭王檠庶奪嫡
皆其所深誅也主傳而奴經信傳而疑經是僭王也是奪
嫡也烏乎可作鍼胡編

傅氏

遜

春秋左傳屬事

二十卷

未見

王世貞序曰昔者夫子春秋成而三氏翼之左氏嘗及事
夫子其好惡與之同而又身掌國史典故其事最詳而辭
甚麗公穀二氏私淑之子夏而以能創義例有所裨益於
經學士大夫習之左氏初不得與二氏並重其後獲立於
學官而晉征南大將軍杜預深究其學杜預之傳行而公

穀不得與並矣宋有胡安國者以爲獨能得夫子褒貶之
微意衷三氏而去取之自胡氏之傳行而三氏俱絀獨爲
古文辭者尙好左氏不能盡廢之而所謂好者好其語而
已於是稱左史者舍經而言史大抵史之體有二左氏則
編年而司馬氏又紀傳世家編年者貴在事而紀傳世家
貴在人貴在事則人或畧而尙可徵貴在人則事易詳而
於天下之大計不可以次第得然自司馬氏之紀傳行而
後世之爲史者亡所不沿襲雖有荀悅袁宏編年書出然
不甚爲世稱說而能法左氏之編年者司馬光所著資治
通鑑可以繼之而上下千餘年其事爲年隔於是建安袁
樞取而類分之名之曰紀事本末吾鄉傅遜氏少爲胡氏
春秋而心獨儀左氏乃用袁樞法而整齊之其大體先王

室次盟主次列國次外國取事之大者與國之大者比而小者附見焉不必如訓詁家之所謂張本爲伏爲應一舉始而終遂瞭然若指掌其他句爲之故字爲之考雖不能不資之杜氏舛僻者亦培而正之必使無負乎左氏而後已故執杜氏以治左氏十而得八執傅氏以治左氏十不失一故夫傅氏者左氏之慈孫而杜氏之諍臣也

潘志伊後序曰往歲予與諸同籍聚晤京師有謂袁機仲通鑑紀事本末便於覽讀而前有左傳恨無有如其法而輯之者予以授同門友傅遜士凱氏士凱因更張附益之國以次敘事以國分先後相續巨細相維傳事旣無漏矣又將杜氏集解變其體裁而革其訛謬辨誤精核必傳無疑此足以列紀事本末之前矣去歲秋杪士凱適補建昌

學諭遂諷令建昌陳令板行之予每慨近世科舉之習日趨簡便蘇子瞻所謂束書不觀遊談無根者殆尤甚矣今臺省諸公思挽其弊屢建白欲得窮經讀史博古通今之士以當科目之選則斯編也其可幽伏而不使之播揚邪第人情忽於近見而慕於遠聞誦古人遺書追憶其人或不免有隔世之歎設遇其人而與之處則安爲故常而不見其殊異使見其異則又爲眾所嫉而不容於世此古今賢豪所以多坎壈之悲也吾於士凱而深有感焉旣訖工鳳洲先生序其前遂紀其本末以繫之後萬厯乙酉秋九月

遜自序曰古史之存寡矣惟左氏釋經以著傳故魯二百五十五年之史獨完而諸國事亦往往可以槩見其間英

臣偉士名言懿行猶足爲世規準至戰陳射御燕享辭命
卜筮皆非後世之所能及蓋以去古未遠而先聖之法尙
有存焉故也然體本編年而紀載繁博或一簡而幾事錯
陳或累卷而一事乃竟或以片言而張本至巨或以微事
而古典攸徵茲欲溯流窮委尋要領而繹旨歸蓋亦難矣
自司馬子長變古法爲紀傳世家而後之作史者卒不能
易名編年者荀悅以後無慮四十家而書多不存事無通
會至宋司馬文正始萃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以爲通
鑑而趙興智滅實以上接左氏襄子慧智伯事建安袁氏
復因之以纂紀事本末使每事成敗始終之迹一覽而得
讀史者咸便之遜嘗欲祖其法以纂左傳事而先師歸熙
甫謂當難於通鑑數倍遜頗悟其旨取王敬文藏本而成

焉懼其事繁紊且遺也故於諸國事各以其國分屬而仍次第之於時王道既衰霸圖是賴故以霸繼周而凡中外盛衰離合大故皆使自爲承續而不列於諸國之中以其文古須注可讀而元凱集解乃多紕繆疎畧或傳文未斷而裂其句以爲之注意義難於會解故竟其篇章而總明訓詁於後并參眾說酌鄙意僭爲之釐正焉名曰春秋左傳屬事頗自謂得古人讀史之遺意有助於考古者之便云然袁氏書爲世所好而事多遺脫稍有錯誤若得爲之補其遺正其誤而更益之以宋與元使數千百年成敗興衰之故皆得並論而詳列之豈非生平之一快也哉而未敢必其能與否也噫理難至當人莫自知以古人之賢猶不能無失矧遜於古人無能爲役寧不百其失乎惟祈知

言之君子不鄙而教之萬麻乙酉人質士官平谷賦練

春秋左傳注解辨誤

二卷

黃刻存

遜自序曰遜編左傳屬事以不可無注雅愛杜注舉筆錄
之既得吾郡先達陸貞山附注皆正杜誤與鄙意多合又
會眾說而折衷之創以己意而為之釐正焉實於心有
安敢為忠臣於千載之下耳萬麻癸未

左傳奇字古字音釋

一卷

存

春秋古器圖

經義考

卷一百三

九

卷四

存

嘉定縣志傅遜字士凱師事歸有光其文長於論今古成敗倭寇圍崑山請縋城出詣軍府告急乞師得解圍人服其才畧好春秋左氏更爲之注參互以訂杜氏之訛具論事之得失悉中肌理

上氏升讀左氏贅言

未見

黃虞稷曰升字士新宜興人嘉靖中歲貢生

丁氏鈇春秋疏義

未見

黃虞稷曰鈇字君武南直隸通州人貢士官平谷知縣

謝氏理春秋解

未見

陳氏林春秋筆削發微圖

一卷

未見

李氏景元春秋左氏經傳別行

六卷

經一卷傳五卷

未見

顧氏起經春秋三傳臆乙集

佚

素臣翼

佚

竈觚餘談

佚

辭氏 虞畿 春秋別典

十五卷

存

虞畿自序曰昔孔子將作春秋與左邱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作經邱明作傳其於二百四十年之蹟蓋目睹而備言之也惡有所謂別典哉然舊史遺文無關聖筆左氏捐而不錄者眾劉知幾謂邱明紀載當世得十之四豈非深慨乎記事之未周與予嘗閱往牒見春秋君臣舊事散著百家皆三傳所弗錄間或微掇其端而未究其緒存其半而不撮其全心輒缺然不自揆度畧仿左氏例仍分

十二公以統其世稽三傳之人以繫其事年不盡攷而附諸人人不盡知而援諸事參稽互證纖鉅兼收庶幾哉舊史遺文如在焉僭謂言略成乎一家功可裨於三傳題曰春秋別典別於三傳也書凡一十五卷

弟虞賓曰先仲氏輯春秋別典未脫橐不幸下世郭郡公棐用唐祠部伯元言亟取而序之臚其目於郡乘藝文志中走復參互攷訂刪其繫複者什一補其以畧者什三仲氏列章縫治博士家言出其餘力從事於此志未信而年促責在後人走愧纘承殫精極慮聊以自塞其責云爾

浙江書局刻

吳鴻望校

汪康年校

朱葆儒校

經義考卷二百四

秀水 朱彝尊

男 昆田 校

春秋 三十七

姚氏 咨 春秋名臣傳

卷十三

存

皇甫汙序曰春秋國異政官殊制未嘗人人具列其事也
司馬遷所取若魯之柳下惠吳之季札晉之叔向鄭之子
產齊之管晏越之范蠡文種僅數十子耳厥後王當撰列
國諸臣傳效法遷史凡一百三十四人系以贊辭近司寇
大庾劉公撰春秋列傳其善惡賢不肖得失治亂昭焉錫

山邵文莊公晚取春秋諸名臣言行錄纂述成編彌留之日寢堂弗戢燎原爲災藏山毀草惜哉皇山姚隱君取文莊之意補輯其書傳始於周辛伯迄於虞宮之奇凡一百四十八人勒爲一十三卷校王生所撰文簡而事精矣門人安茂卿取而梓之

容自序曰邑先達邵文莊公嘗讀春秋左氏傳凡其人之嘉言善行與其隱顯聞望生榮死哀可以昭旂常炳緗素者始於周之辛伯以迄虞宮之奇得一百四十八人爲書一十三卷以準一年十二月之數餘其一以象閏亦例春秋也書未梓行公遽捐館遺目錄并小論於世或謂公時不逮志或謂將脫橐羅鬱攸之變豈斯文未喪天不俾一人專之而欲分其美於後人邪余生也晚末由趨公之門

牆忝交於郡博萃君明伯明伯乃公門人補庵比部冢嗣也曩示茲目要予纂補且故友施子羽陸一之僉慫慂之曰非汝誰與任者予久食貧餬口四方者五十餘年遘疾齋居三易裘葛僅勒成編門人安茂卿請授剞劂遂許之黃虞稷曰咨字舜咨無錫人先是邑人邵寶爲是書未竟咨因續成之

凌氏

稱隆

春秋左傳注評測義

七十卷

存

王世貞曰以棟少習春秋而於左氏尤稱精詣中年以來乃盡采諸家之合者蒼叢之發杜預之所不合者而鍼砭之諸評隲左氏而嫩者皆臚列之左氏之所錯出而不易

考者或名或字或諡或封號咸置之編首一開卷而可得

以棟其忠於左氏杜氏者哉

錢氏應奎左紀

十一卷

存

邵氏弁春秋通義畧

二卷

存

弁自序曰昔仲尼因魯史修春秋傳其學者三家師說相承褒貶為義愚竊以為不然春秋有是非而無褒貶褒貶一人之私也是非天下之公也因天下之公是非而無所毀譽此春秋之志也要之春秋之教不越二端而已故

或同辭而同事或異辭而同事或異事而同辭同辭同事者正例也異事異辭者變例也例以通其凡辭以體其變而經教立矣奚取於褒貶哉故正例之是非統以事比事而天下之大勢可明也變例之是非顯於辭循辭而每事之得失可考也不通乎例者不可以語常不達乎辭者不可以盡變說者繫日月於褒貶析予奪於名稱謂夷夏皆由聖人之進退亂臣賊子皆由仲尼之誅討夫日月本乎天運何心於褒貶名爵定於王朝何柄而予奪夷夏盛衰天下大勢也豈空言所能進退亂賊誅討列國政刑也豈後世可以虛加若進退由於仲尼則進吳楚而退齊晉聖人乃無意於安攘誅討可以虛加則刺公子買而奔慶父孔子爲失刑矣又其甚者魯桓有弑君之惡反歸罪於天

王至於桓無貶焉則是罪坐於鄰之人而庇匿其主也季氏有逐君之惡而先正乎定昭季氏乃無譏焉則是畏疆禦而弱其君也故以褻貶爲例其例不可通也以褻貶命辭其辭不可訓也膏肓廢疾深痼學者之見聞邪說詖辭汨沒聖經之宗旨使春秋之大義不明而體統不立何由定天下之邪正哉殊不知分之通於天下者周爲主事之通於列國者魯爲主春秋書王所以通其分於天下也故列五等序王爵也不列於五等吳楚之君非王爵也凡登名於策書有王命者也不登名於策書無王命者也禮樂征伐以達王事於天下故曰分之通於天下者周爲主春秋書公所以統其事於國內也故本國之君大夫出入必書本國之政事廢舉必書他國之事接我則書來告則書

詳內事略外事也故曰事之通於列國者魯爲主主周則周之名分仲尼何敢紊焉主魯則魯之典禮仲尼何敢變焉故策書所載有其事不敢隱也無其事不敢加也事與詞皆從實錄而已事之所比爲正例正例者通論之勢也詞之所之爲變例變例者卽事之教也爲例之體二謂大事必書之體謂常事特書之體大事必書或書而變常者變例也常事不書以非常故書者正例也比事而成例循事而命辭事辭皆從實錄所以傳信也舊史有闕文存而不削所以傳疑也傳疑傳信史家之法也因是因非大道之公也史以正王法經以明王道文法立而大道行矣何以衰貶爲昔韓退之有言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旨哉斯言惜無成書以示後世唐之陸淳啖助趙匡

此三家者與韓公同時議論相若予故有取焉嘉靖癸丑
 避寇幽居文籍罕接於目坐卧以經自隨久之日有所記
 札輒疏為或問一卷凡例輯略一卷屬辭比事八卷總名
 之曰春秋通義略非敢傳之人人以俟後世之楊子雲焉
 爾

張氏 事心 春秋左氏人物譜

一卷

存

事心自序曰春秋之書人也或以名或以字或以官或以
 爵或以其諡號食邑蓋褒貶存焉左氏於春秋中諸人之
 名字官爵諡號食邑素習口吻者至於作傳或連年之事
 前書名而後書字或一章之中首書爵而末書諡蓋信筆

所到初無意義於其間也而譴者彼此錯綜紛然莫辨甚
至於以一人爲二人以二人爲一人者而況能溯其本始
支分者乎杜元凱癖左氏有集解有凡例有盟會圖有長
厯而又有世族譜蓋以敘世系而明族姓則其於人物源
派意必精詳可觀也乃其書今亡之矣僅於注疏中見一
二焉又有著名號歸一者歸而未盡而前後且失次又有
著繫年及族號者族而未詳而挂漏且什三余讀是書自
隱初至哀末凡錄二千五百三十九人名之曰春秋人物
纂其於每人名字諡號亦粗詳矣然世系竟未能貫始徹
終而各國亦未能兼收而並覽也復取所纂者分國而彙
編之首世系次中宮周曰中宮列國曰壺內次子姓則世系莫考者
次先王先后列國曰先公先妃則春秋以前者次先裔則本國先

世支庶也次古先裔則古昔聖哲苗裔也次世族則本國
功臣巨室也而終之以臣庶此八目者隨諸國之有無增
損焉不能諸國一一備也而孔門特立一目者尊宣聖也
其古先人物則起自上古止商紂另爲一項於周前者皆
傳中所引也編成因名之曰春秋左氏人物譜以明系表
世若家乘焉故曰譜也讀左得此庶不至誤名號而迷本
原或亦可以補世族之缺乎

徐燭序曰吾鄉張子靜先生博雅閎覽人號書簞生平所
著述甚夥垂老以貢爲海澄廣文罷歸貧日甚先生旣沒
其所著作十九散落悽然傷之今歲偶過友人張道輔家
得其春秋人物譜皆先生手錄草稟蟲蠹半蝕點竄糊塗
覽者莫尋頭緒予乃攜之長溪龜湖僧舍旅次閒寂嚴加

三卷

未見

王錫爵序曰淳安鄭子宗說甫業春秋有大志少遊武林得江太史淵源家學博采群議著爲續義或問二書闡明胡氏未盡之蘊已卯夏謁予就正予異焉庚辰予郡顧君襟宇以進士令淳重其人卽以其書寄海虞定宇趙太史太史輒爲探討重訂已姜司成江主政潤色之其友方春元輩裒次成帙凡若干卷迄付之梓行矣續義江君有序而或問一書方春元復爲代請余言弁諸首夫春秋聖人心法也學子經生率宗胡氏卽胡傳外縱窺闔遠得聖門之肯綮者悉置之若棄亦惑矣鄭子能爲通方學據經辨傳之真僞析理別言之當否協乎情止乎義而先入之見

勿與焉班班問答確有定論即起安國於九京當降心而首肯者余嘉其有羽翼經傳之功冀與海內士公共之也

黃虞稷曰良弼涪安人

龔氏

持憲

春秋列國世家

二十七卷

春秋左傳今注

四十卷

春秋胡傳童子教

十三卷

俱未見

黃虞稷曰持憲字行素太倉州人

曹氏

宗儒

春秋序事本末

三十卷

未見

春秋逸傳

二卷

未見

左氏辨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宗儒字元博松江人教諭

高層雲曰元博序事本末一書按經以證傳索傳以合經

類訂精審

董氏啓春秋補傳

十二卷

存

陸樹聲序曰海寧董子石龍者自少通春秋學游庠校以父喪終慕棄去不欲與少年舉子尋行墨也君益邃意經學既所輯春秋補傳成持以謁予會予赴召君命辭去久之予從金陵歸迂予櫓李舟從吳越之間往返者三四與予言輒避席以請也予甚愧其勤予聞董氏其先有從陽明先生於天泉晚得聞道陽明先生所爲記從吾道人者君從大父也而君父郡博中山陽明許其志道尤篤乃知董氏世多賢者以君之賢切得從游陽明在弟子列豈特以經生自命哉乃今不遠數百里手一編就予俛俛問途君可謂不遇矣予生晚不及掃陽明之門求從吾中山者

與之質疑請益晚獲與君游盡聞其所得於先生長者
 以私淑則予方幸君君亦何有於予也是歲春仲子生朝
 厘君遠來燒燭夜坐君起為壽舉辭敬軒語予拜且承之
 予與君生同甲子同習三傳晚而志於道又同好也庶幾
 所謂三同者因書贈君以諭夫同社

鄧氏

鏃

春秋正解

未見

建昌新城縣志鏃字時雋以貢授偃師丞以子漢賞贈

議大夫河南按察使

章氏

潢

春秋竊義

未見

鄧氏

元錫

春秋繹通

一卷

存

黃氏智春秋三傳會要

佚

朱氏陸櫟春秋諸傳辨疑

四卷

未見

經義考卷二百四終

蘇美卷一百四

浙江書局刻

吳鴻望校

汪康年校

朱葆儒校

經義考卷二百五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春秋 三十八

余氏懋學春秋蠡測

四卷

存

祝世祿序曰紫陽氏博論諸經於春秋獨少論著觀其語
魏无履謂此乃學者後一段事莫若止看論語且曰自非
理順義精則止是校得失考同異與讀史傳摭故實無異
如論語看得有味則他經自迎刃而解其言如是毋亦以
筆削大義游夏所不能贊者有非後世淺學所可管窺而

蠡測邪婺源余行之先生於從政之暇按經依傳立論不
詭於前人而實卓然自得於聞見之外其言曰吾創者非
敢爲繆悠而因者非敢爲踵襲惟以鳴吾見焉蓋史迹吾
能持衡聖心吾不能懸度卽有度者如以蠡測海此吾蠡
測所以作也先生於書無所不讀至國家典故更覃力研
究予嘗得其南垣論世攷及三史隨筆諸編皆精核詳鑿
至於論語則有讀論勿藥之編得意疾書見解超邁蓋以
其讀之有味者發爲成言若默契紫陽所謂前一段事者
宜乎其於此書若迎刃而解也春秋論語義不相蒙而紫
陽視之則若一貫先生撰著雖富而發明聖緒惟此二書
然則春秋論語固可以合一說乎非也上辛雩季辛又雩
先儒皆謂旱公羊則謂昭公聚民以攻季氏或者信其說

遂以夫子答樊遲遊於舞雩之言當之謂為逐季氏發也
迂鑿附會一至以此烏乎合合故迎刃而解則為先生泥
傳而談則為或人而已矣

馮氏

時可

左氏討論待釋

各二卷

存

黃氏

洪憲

春秋左傳釋附

二十七卷

存

洪憲自序曰予在史館時好讀左氏春秋嘗考訂其全文
畧采諸家箋釋而擇公穀之有文者附之名曰左氏釋附
長兒承平稍為增定而鏤其半於安平署中予巖居多暇

因銓次以卒業而并爲之敘予聞之孔子修春秋皆約魯史策書而又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又與左邱明乘如周因老聃觀書柱下歸而成書而邱明則爲之傳其後齊公羊高魯穀梁赤受經於子夏人自爲說於是有公羊穀梁傳漢武帝置五經博士公穀先後列學官而左氏獨絀兩家專門弟子欲伸其師說紛紛排擯惟劉歆氏曰邱明親見孔子好惡與聖人同公穀在七十二弟後傳聞與親見詳畧不同此三傳之斷也至其引傳以釋經則不免牽合附會而後世杜預集其說爲之分年相附作經傳集解見謂有功於左氏而不佞竊有疑焉蓋孔子因魯史而修春秋以存王迹惟提綱挈領寓褒貶於片言隻字其辭約其旨微誠以國史具在文獻足徵

天下後世自有可取以證吾言者故曰吾觀周道舍魯何適矣而說者曰孔子修春秋口授邱明作傳是欲杞宋魯也是謂孔氏之春秋非魯之春秋也且邱明身爲史官博綜羣籍自成一家言上自三代制度名物下至列國赴告策書與夫公卿大夫氏族譜傳大而天文地理微而夢卜謠讖凡史狐史克史蘇史黯之所識檣杌紀年鄭書晉乘之所載靡不綱羅拮拾總爲三十篇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大都如夏殷春秋及晏呂虞陸春秋之類非有意於釋經也他曰孔子曰左邱明恥之丘亦恥之若有竊比老彭之意又焉知非左史在先聖人之筆削在後故左氏之文或有經無傳或有傳無經或後事而先提或始伏而終應皆匠心獨創遑艷千古曷嘗拘繫爲經役哉大抵孔子修

魯史未嘗自明其爲經而後人尊之爲經邱明作傳未嘗有意於釋經而後人傳之爲經傳故讀左氏春秋者第經自爲經傳自爲傳其可相印證者固在而不必牽合傳會失夫作者之意也乃若公穀二傳專以釋經爲主往往設爲問答執義例以立斷案雖日月爵邑名氏皆以爲衰鉞存焉後人以其傳自西河故相率宗之不知孔子嘗言春秋屬商而當時游夏已自謂不能贊一辭矧其後之爲徒者欲字訓句釋據私臆以擬聖經其孰從而受之愚嘗反覆三傳左氏以史家而核於事公穀以經生而辨於理核於事者不失爲實錄辨於理者不免多臆見臆見非聖人意也而就其中若多名言奧義可以垂世而立教者故謂公穀能傳聖意不可謂公穀盡畔聖經亦不可昔人謂春

秋素王邱明素臣彼二子者其亦附庸之國乎今國家功
令業春秋者率主宋儒胡安國傳至欲屈經以就之夫安
國經生不加於公穀而況去聖人之世益遠曷若反而求
之左氏之爲核其次參之公穀猶爲近古也萬厯己亥暢

月穀曰

黃氏

正憲

春秋翼附

二十卷

存

賀燦然序曰自漢以來說春秋者亡慮千百家而四傳爲
最著邱明與夫子生同時按魯史爲傳當不甚謬刺然不
亡牽合附會之失夫子以春秋屬商公羊高穀梁赤俱本
自西河宜不詭於筆削之旨乃細瑣刻深若酷吏之斷獄

夫子不若是苛也胡氏傳立於學官士人類墨守其說顧
 安國去古益遠臆斷於千百年之後若射覆然能一一懸
 中乎哉善哉懋容氏之說春秋也夫春秋據事筆削褒貶
 自見非拘拘於日月爵氏以為袞鉞也拘拘於日月爵氏
 之間求所謂袞鉞者而有合有不合於是曲為正例變例
 之說至云美惡不嫌同辭說愈繁而愈晦矣懋容氏之說
 實有功四傳羽翼聖經即謂春秋翼可也附云乎哉

姚氏 舜牧 春秋疑問

十二卷

存

舜牧自序曰孔子曰吾志在春秋又曰其義則丘竊取之
 矣斯義何義也書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

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道路卽義也而在人心無偏陂
好惡之間周衰王道寢微人心陷溺而不知義爲竊爲僭
爲瀆亂甚或淪於禽獸有不忍者孔子有憂之故因魯史
作春秋明指所謂道路者以示人卽書所云是弊是訓是
行者耳而或者誤爲道在位在之說謂假二百四十二年
南面之權以是非天下豈其然哉程子曰春秋經不通求
之傳傳不通則求之經朱子曰學者但觀夫子直書其事
其義自在有不待傳而見者此眞善讀春秋者矣而惜皆
無全書百世而上百世而下豈無善讀春秋若程朱二子
者乎牧非其人也惟童稚時先贈君淳庵翁誨牧曰兒曹
欲知大義須讀五經竊志不忘閒取易書詩禮次第讀之
輒筆所疑請問海內茲來粵西甚暇得從大全諸書竊觀

夫子之春秋無有偏陂無作好惡真恍若見其心者恨不敏不足以發也因竊評諸儒之論有合於經者錄之而又輒筆所疑就正有道焉亦謂涉躐斯道路也仰慰先君子誨牧之遺意也云爾

蕭氏

良有

春秋纂傳

四卷

存

劉芳喆曰良有漢陽人萬厯庚辰賜進士第二歷官國子

祭酒

沈氏

堯中

春秋本義

四卷

存

堯中自序曰孔子之修春秋也據事采文斷以大義如趙盾弑君教所存也可無改也晉侯召王文有害也所必改也其諸筆削凡以存王迹而已史有文質詞有詳畧不强同也是故侵伐一也或書人或書爵義係於侵伐不係於人與爵也會盟一也或書名或書字義係於會盟不係於名與字也元年書卽位亦有不書諸侯書葬大夫書卒亦有不書卒與葬書日亦有不書王次春正次王亦有書時而不書月書月而不書王諸侯失國必名亦有不名而名於歸國殺大夫必名亦有不名而但書其官亦有併其官而不書者非故畧也史闕文也況經文從三傳中錄出先儒遞相授受不無承襲之誤說春秋者不達其義而爲之說左氏具載本末猶不失紀載之體公羊穀梁各自爲例

胡傳參用其說說窮則曰美惡不嫌同辭俄而用此以誅人俄而用此以賞人使天下後世莫識其意是舞文吏之所爲而謂聖人爲之乎矧直以天子之權予仲尼而以擅進退亂名實爲史外傳心之要典夫進退可也擅進退不可也實子而名之爲子實非王而不名之爲王此非擅與亂也乃所謂義也實伯而退之爲子實非子而進之爲子所謂擅與亂也非所謂義也然則天子之事奈何周命爲子則書子周命爲伯則書伯周不命爲王則不書王如是而已若謂擅與亂爲天子之事是身自爲亂也而何以爲孔子然則直書其事其誰不能而曰游夏不能贊一辭何也蓋仲尼所據者事所采者文而其義則斷自聖心隱桓以下詳在諸侯文宣以下詳在大夫而定哀之際並及陪

臣故其言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出自諸侯又出自大夫又出自陪臣見天下日入於亂愈趨而愈下也齊與晉較恒予齊齊與魯較恒予魯故其言曰齊桓正而晉文譎齊至魯而魯至道蓋欲撥亂世而反之治也又有總十二公而見者霸主未見諸侯雖散而猶知有王霸主見諸侯雖合而不知有王霸業衰則諸侯奔走秦楚而王亦不見於春秋是以五霸爲終始也有總一公而見者如與邾儀父盟矣而繼書伐邾又及宋人盟矣而繼書伐宋是以一事爲終始也有重其終而錄其始者將書取郟大鼎則始之以成宋亂有重其始而錄其終者旣書宋災則繼之以宋災故書天王遣使來聘則知隱不朝王之爲慢書王人子突救衛則知各國伐衛之爲非至若

翬之弑隱也而先書翬帥師慶父之弑子般及閔公也而先書慶父帥師晉趙盾之弑夷皋也而先書趙盾帥師鄭歸生之弑夷也而先書歸生帥師齊崔杼之弑光也而先書崔杼帥師故其言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此則聖人之精義也先儒獨朱晦翁得之而未有成書中也不揣固陋爰采各傳附以己意一以經義爲主而鑿者不與焉非敢與先儒匹也亦竊比晦翁之意云爾萬厯庚子

楊氏

于庭

春秋質疑

十二卷

未見

于庭自序曰自胡氏列之學宮而三傳繼矣然徵事必於

左斷義必以公穀而若之何華袞也鈇鉞也一切尸祝胡
氏而無敢置一吻也蓋孔子晚而作春秋七十子實聞之
則退而私論之盲史掌故而高與赤亦西河之徒也耳而
目之而猶贊一辭不得而況乎生千百世之下者乎胡氏
議論務異而責人近苛閒有勦公穀而失之者以王子虎
爲叔服公孫會自鄆出奔之類是也亦有自爲之說而失
之者卒諸侯別於內而以爲不與其爲諸侯滕自降稱而
以爲朝桓得貶之類是也庭少而受讀嘗竊疑之歸田之
暇益得臚列而虛心權焉權之而合者什七不合者什三
則筆而識之而質疑所由編矣漢人之祀天也以牛夸人
之祀天也以馬而天固蒼蒼也祀以牛以馬不若以精意
合也夫不以精意求聖人而執胡氏以誚左公穀是祀天

而或以牛或以馬也茲予所由疑也

陸元輔曰于庭字道行全椒人萬厯庚辰進士

李氏

廷機

左傳綱目定注

三十卷

存

俞汝言曰是書崇禎閒刻於建陽書坊

鄒氏

德溥

春秋匡解

八卷

存

錢謙益序曰予兒時受春秋於先夫子夫子授以匡解一

編曰此安成鄒汝光先生所刪定也因為言鄒氏家學淵

源與先生之文章行履冠冕詞垣期他日得出其門牆余

鄉會二試以先生之書得僑雖未及親炙而余之師固有
出先生之門者比於聞風私淑猶爲有幸焉何子非鳴爲
令南昌與先生之孫孝廉端侯游相與是正其書重付之
梓

徐氏卽登春秋說

十一卷

未見

楊氏伯珂左傳摘議

十卷

未見

伯珂自序曰予自丁未爲時廢業是非莫白不能不悒悒
於心戊申之春取左傳讀之見後人之評者多不察其心

漫爲之說竊歎古人之負冤亦有久而不白者乃取一事
綴以數語或爲人所未發或爲已發而未當者皆原其情
之本來而究其勢所必至善惡功罪昭然分別使漏網者
誅負冤者雪不欲人受溢美溢惡之名凡古今之成說不
敢偏徇卽胡氏一代成書有未確者亦多爲辨之久而成
百餘首命曰左傳摘議藏之笥中曰摘議者謂其或有一
得而非舉其全也

黃虞稷曰伯珂字直甫淮安大河衛人萬厯丙戌進士汾
州同知

高氏攀龍春秋孔義

十二卷

存

兄子世泰序曰韓起聘魯觀書太史見易象與魯春秋有
周禮在魯之歎孔子起而暢厥大旨則望義知歸非孔子
安從哉後世學者奉古之心終不勝好異之心於是意見
橫生義理雜出大圭呂氏以爲六經之不明諸儒穿鑿害
之而春秋爲尤甚此我伯父忠憲公有周易孔義之書不
已而有春秋孔義之書也伯父生平性廉節介疾惡如仇
然宅衷寬易不爲深噉可喜之論故權衡四傳悉稟尼山
凡經無傳有者不敢信也經有傳無者不敢疑也其文簡
其意覈有嚴正之義焉有忠恕之仁焉有闕疑之慎焉顏
以孔義者欲誦法孔子者不失爲聖人之徒也儼海秦先
生旣捐貲板周易孔義復續板春秋孔義伯父有志得先
生而言益章兩義明而六經之義無不明矣

吳氏 炯 春秋質疑

一卷

存

炯自序曰春秋魯史之文也因魯史以明王道不以天子
 之權與魯隱公不書即位書天王歸賄是以天王正魯之
 始也始魯隱何也平王之終也王東遷而終不復春秋所
 以作也春秋繼王統也故尊王於天王不王有不稱天者
 矣命曰天命討曰天討內命大夫書爵外命大夫書字不
 命於天子不書大夫不正其為大夫也殺大夫必書爵不
 正其專殺也天子討而不伐繻葛之戰書三國從王伐鄭
 不以天子主兵也天子無出出曰出居居其所也大一統
 之義也王之隆也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尊王為

重召陵之師責以包茅不入王祭不供存王室也河陽之狩不以臣召君首上殊會尊王子也衛人立晉晉非衛人所得立許叔入許許非叔所得入正諸侯也正王統之名分也霸之衰也禮樂征伐自大夫出垂隴大夫主盟之始列士穀於宋公陳侯鄭伯之下不與諸侯等也伐沈大夫主兵之始列國稱人退諸大夫也扈之盟書晉大夫於諸侯之下棐林之役書會晉師不書大夫不以大夫主諸侯之兵也維王統之脈也大夫失政陪臣執國命矣陽貨柄魯入讎陽關以叛書盜竊寶玉大弓南蒯以費叛侯犯以郈叛書圍費圍郈而不書其叛不與陪臣專政也王統所以不倒置也尊王統者外四裔其號君與臣同詞賤之也進而稱人又進而稱子雖大不過曰子微之也孟之會執

宋公矣書宋公於楚子之上不與楚執也薄之盟釋宋公書公會諸侯不與楚釋也宋之盟楚駕晉矣先書晉存內外之防也鐘離黃池之會殊會吳不與中國同吳也王統所以不裂也春秋之事莫大於五霸陘之次葵邱之會首止之盟桓之功也滅譚滅遂降鄆遷陽不與桓專滅城楚邱城緣陵不與桓專封桓之汰也踐土之會河陽之狩朝於王所歸衛侯於京師文之功也城濮之戰伐衛致楚執曹昇宋文之譎也宋襄無功於中國而有執滕子用鄆子之罪秦穆有功於納晉文而滑之入彭衙之戰罪不可掩楚莊有代陳之功而滅蕭滅舒蓼以至問鼎罪不容誅秦穆楚莊功不敵罪者也是以王統正五霸之功罪也春秋之義綱常爲重納衛世子蒯瞶子戚正父子也忽出突入

忽繫鄭而突不繫鄭正兄弟也會于灤與夫人姜氏遂如齊正夫婦也鄭申侯陳轅宣仲相譖以敗書齊執濤塗鄭殺申侯正朋友也書子同生重世子也葬宋伯姬明婦道也是以王統正天下之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也春秋之始稱元稱天王者奉天體元之義終以獲麟王道之衰天運之窮也春秋始終以天以天正王以王正列辟百官萬民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

郝氏敬春秋非左

二卷

存

敬自序曰春秋本事自當依左舍左如夜行茫不知所之矣公穀尙例無左則例無稽左言事而例始有據左言例

而人始競爲例矣故左者諸傳之嚆矢也世人謂之羽翼
聖經其實踳駁舛謬不可勝數豈親承聖訓見而知之者
歟白司馬遷首相推信馬季長鄭康成杜元凱雜然和之
末學承訛乃至以周易文言語出自魯穆姜毛詩古序謂
附會左傳臧宣叔婚晉卿權辭以爲王制夏父弗忌逆祀
諸侯祖天子謂都家皆有王廟楚子納孔寧儀行父謂爲
有禮晉受諸侯朝貢蔑視天子極其崇獎使三王罪人貌
千古榮名此類背理傷道何可言俗人耳食難與口舌爭
今摘其紕謬三百三十餘條附以管見題曰非左或曰非
左不非公穀何也已公穀則誠公穀矣左實非邱明也知
左之非邱明者然後可與言春秋

春秋旨解

十三卷

存

敬自序曰六經之文惟春秋最爲明顯所書皆五霸諸侯大夫盟會戰伐之事開卷知其爲亂蹟而世儒以爲隱諱之文何歟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匿怨而友其人左邱明恥之巨亦恥之吾之於人誰毀誰譽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此春秋底本自後儒以衰貶論而底本壤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庶人不議此春秋格局自從儒以事例合而格局壤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二三子以我爲隱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巨也此春秋宗旨自後儒視爲深文

隱語覺仲尼胸中直是一片荆棘田地而宗旨壞經此三壞春秋於是不可讀矣夫春秋無深刻隱語無種種凡例不以文字爲褒貶不以官爵名氏爲貴賤未嘗可五霸未嘗貴盟會未嘗與齊晉未嘗黜秦楚吳越此其犖犖不然之大者今欲讀春秋勿主諸傳先入一字於胸中但平心觀理聖人之情自見明白易簡者聖人之情其艱深隱僻皆世儒之臆說也

王氏

震

左傳參同

四十三卷

存

烏程縣志王震字子長萬厯辛卯舉人

按烏程王氏左傳參同四十三卷別有凡例列國

世系考國號考異年表世次圖名號歸一圖名號
考異字例書曰姓氏附見於前後其報沈太史仲
潤書云人謂僕變亂左氏非敢然也僕所爲編輯
者不過因其散亂而次第之或緣其記識闕畧而
補苴之如齊桓公遷邢于夷儀封衛于楚邱此是
僖公元年二年事也傳乃載於閔公末年當乎否
邪又如晉獻公殺世子申生本僖公五年事也傳
乃散見於莊公閔公僖公二三十年之間考核者
便乎否邪至如管仲匡合之功孔子亟稱之然左
氏不詳見也管子於召陵之役則曰楚人攻宋鄭
燒炳燹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
葺也要米田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山之西水

深滅椀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於是興兵南存宋鄭
茲亦不見桓公管仲之仁矣乎令尹子文之忠孔
子嘉之左氏未之及也國語則曰子文緇衣以朝
鹿裘以處未明而入朝日晦而歸食家無一日之
積茲亦不見子文之殉公矣乎三都之隳聖人施
爲大畧具見於此經文大書屢書必自有說左氏
僅曰仲由爲季氏宰將隳三都抑何畧也家語則
云孔子言於公曰古者家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
城今三家過制請損之此出自聖人隳邱隳費本
意傳胡可不載至西狩獲麟聖經於此絕筆原有
深意左氏乃曰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
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其於經義

惡觀萬一家語紀孔子之言則曰麟之至爲明王
也出非其時而被害是以悲之此出自聖人絕筆
至情又何嫌攙入已諸所增益大都不出此類獨
左逸說林等書謬爲纂附疑於真僞錯雜然鄙意
傳疏主於明經苟於經義有裨雖附見無傷也矧
細書傳後原與本傳毫無混淆又何真僞錯雜之
足疑乎此書出讀者可省檢閱覆覈之勞其於初
學不無小補聖人蓋云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僕之
編輯儻亦屬比之萬一乎其著書大略具見此書
故錄之

魏氏時應春秋質疑

十二卷

十存

南昌縣志魏時應字去違萬麻乙未進士歷官南京通政

使

劉芳喆曰此為舉子業而作前有柯挺田居中三序

曹氏

學佐

春秋闡義

十二卷

未見

春秋義畧

三卷

未見

徐氏

監金

左氏始末

未見

高佑紀曰鑿字正字豐城人萬厯辛丑進士太僕少卿

王氏世德左氏兵法

卷

存

黃虞稷曰世德字長民南康人萬厯辛丑進士巡撫遼東
都御史

經義考卷二百五終

經義考卷一百五

南昌縣志魏時應字夫遠萬麻乙未進士歷官南京運政

使

劉芳詰曰此為舉子業而作前有柯樾田居中二序

曹氏學佳春秋開義

十二卷

潘剛史見

春黃真對曰世新字廷吳南隰人萬祜辛丑舉士淡黜發東

二卷

浙江書局刻

吳鴻望校

汪天

汪康年校

高前歸曰豐字五字豐人萬祜辛丑舉士太
朱葆儒校

經義考卷二百六

秀水 朱繇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 三十九

張氏 銓 春秋補傳

十二卷

存

陸元輔曰公字見平沁水人萬曆甲辰進士巡按遼東死於難諡忠烈

李遜之曰張忠烈公方任江西巡按時先忠毅公應為南

康司李在官著春秋補傳先公為之校正及按遼東及於

難幸書猶存

錢氏時俊春秋胡傳翼

三十卷

存

錢謙益序曰余姪水部用章氏輯春秋胡傳翼成不佞讀而歎曰嗟乎經學之不明未有甚於春秋者也他經以經爲經而春秋以傳爲經他經之傳傳經爲傳而春秋則人自爲傳自漢洎元未有底也明興乃始布侯於文定海內靡然從之無敢操戈者於左氏則核者誣之於二氏則誣者核之此則胡之失也仲尼之所削者不可見矣其所筆者具在據事直書內不敢易史書外不敢革赴告而一字褒貶口銜天憲亦可以令吳楚之僭王者乎此又胡之失也元年之元也鼎銘先之矣五等諸侯之稱公也儀禮先

之矣由此推之凡所謂一字一句傳義比例者非棄灰之
刑則畫蛇之足也此又胡之失也昔之春秋以三傳爲經
今之春秋以胡氏一家言爲經雖然胡氏之書大義備焉
況公令在是童而習之用以郢眾說斷國論不猶賢以說
鈴書肆乎哉用章之爲是編也豈准胡氏功臣抑亦導明
經者之先路也近世趙恒先生著錄疑以續塞耳三年而
發之聾矣余少不自量欲網羅百家推明孔氏筆削之旨
未三載而以懶廢令余得深湛如用章豈遂遜古人哉姑
書之以志余愧而已

陸元輔曰仍峰錢氏常熟人萬厯甲辰進士授工部主事

歷郎中終湖廣按察副使

賀氏

仲軾

春秋歸義

三十一卷

總序雜說一卷

存

春秋便考

十卷

存

仲軾自序曰春秋文武之法也修其法以明文武之道以
 其朝聘會盟崩薨卒葬侵伐取滅弑殺奔逃者以綱紀天
 下之君公卿大夫士以治天下之君臣父子君臣父子之
 道得而人心斯正人心正而天子始尊天子尊而君公卿
 大夫士乃各得其所然後斯民始可得而理也故曰春秋
 聖人之所以治亂世也以心法為刑書也不然亂臣賊子
 豈刀鋸可以懾服詞令可以告戒乃經成而知懼者何邪

吾以此知春秋之聖功神化不專在片言隻字之末故曰
一字之褒榮於華袞一字之貶辱於斧鉞一字之義未明
而執之太嚴求之太深遂使義例曲生遷就牽合引證辨
難聖經爲之狼碎則直以斷爛朝報棄之無惑也故經之
微也是創例說經者之罪也及其例之不可槩施則又爲
正例變例之說曰正例非聖人不能修變例非聖人不能
裁極而至於正變之所不能通則又曰美惡不嫌同詞以
聖人經世之深心必欲引繩於諸家之例解使例而可以
盡春秋也例至今在也做例擬經人人可爲春秋矣夫史
臣之法莫嚴於董狐南史氏其所以書趙盾崔杼弑其君
者何嘗有一字減於春秋曾不能懼二賊臣於覲面春秋
所以書趙盾崔杼弑其君者亦何嘗有一字加於二史顧

以隔世之追書乃能令二賊臣骨寒於既朽邪蓋聖人所
以正人心以正萬世者不在修詞之末亦明矣吾故云春
秋原無例而後人專以例論春秋失春秋之遠也故春秋
有裁斷而無比附有是非而無明討有功罪而無賞罰有
時書爵書字而不必皆無罪有時書名書人而不必皆有
罪臨之以天子之尊質之以文武之法事如其事而止人
如其人而止事如其事人如其人而義行於其間矣義顯
而功罪分功罪分而是非定辭達而已何者是例何者是
書法凡言例言書法於是乎有進退諸侯大夫之說於是
乎有竊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之說於是乎有素王素
臣之說於是乎有以天自處之說置聖人於壞法亂紀而
莫敢矯其非嗟乎天子之刑賞可要強侯之生殺可擅權

臣之威命可移士庶之耳目可欺惟聖人之是非不可假
故亂臣賊子所不屑得之於天子與夫君卿大夫士庶者
而獨不能乞之於泗水匹夫之筆此春秋之所以重也每
伏而讀之疑夫傳之所說不類經意而例更甚斷以爲聖
人之所以爲經決不在此乃取公穀左氏胡傳參會之酌
以己意名之曰春秋歸義歸義云者歸於尊王之義而已
是書也始於萬厯戊午成於崇禎甲戌云

黃虞稷曰仲軾字景瞻獲嘉人萬厯庚戌進士爲武德兵
備副使家居聞甲申寇難衣冠北向題字凡上白經死妻
妾五人感其與皆同死

春秋提要

十卷

存

仲軾自序曰春秋舊有提要然事不盡載稽考無當焉今特總經文而悉志之詳事情之同異味聖經之折衷可得其梗槩則執一事而不會其全守單辭而不窺其異將自知其不可通矣但分類太繁近於瑣屑殊非聖經本意今第求其易考耳非分門立例之說也改削數易迄半年乃始就緒而猶有未盡合者焉姑存其大凡可也

朱氏 國盛 拜山齋春秋手鈔

十二卷

存

劉芳喆曰朱國盛字雲來華亭人萬厯庚戌進士除工部主事累官至工部尚書以太常寺卿回籍坐黨案閑任

卓氏 爾康 春秋辨義

三十卷

存

爾康自述曰辨義者一曰經義二曰傳義三曰書義四曰
不書義五曰時義六曰地義

羅氏

喻義

春秋野篇

十二卷

存

喻義自序曰春秋有義無例例繁而義隱矣焉用例然究
未有能破除之者野篇所為作也或問三傳曰後進之禮
樂也其辭文予於春秋行古本而已矣崇禎丁丑

周氏

希令

春秋談虎

十二卷

存

劉芳喆曰希令字子儀江西寧州人萬厯癸丑進士改庶

吉士授兵科給事中麻太常少卿

方氏

孔昭

春秋竊論

未見

陳氏

禹謨

左氏兵略

三十二卷

存

禹謨自序曰師出以律兵安可無法也世之談兵家類祖

孫吳而軼左氏詎知孫吳之法寄於言左氏之法寄於事

徵言於事則虛徵事於言則核故舍左氏而言兵法此不

循其本者也孫吳以一家言行世世得述焉左氏主說經
故談兵卽工而分次十二公者世徒指爲富艷之緒論與
巫醫夢卜同類而忽之如隗禧知爲相斫書矣猶云不足
精意則章縫之束於見也況介胄士又安所得肄及之哉
予故特爲表章命曰左氏兵略成一家言稍證以武經諸
書及往代得失之林俾與孫吳並存焉又進呈疏曰臣
聞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故自古帝王未有能去
兵者恭惟我皇上御極以來天下見爲已治已安矣抑臣
猶切隱憂不勝過慮因濫竽極寮之末每究心韜略之編
竊謂今談兵者輒祖孫吳乃春秋左傳一書尤兵家祖也
邱明依經立傳義無不該至所敘當年戰攻事則有金版
六弢所未洩者如兵首人和則有以德和民師克在和之

訓武不可黷則有不戢自焚止戈爲武之詞語正則召陵
城濮諸師仗其義語奇則喪師夾擊潛涉宵加妙其機詭
譎則曳柴設施僞糴詐盟窮其幻行陳則鵝鸛魚麗左右
句拒善其法勇敢則先登免胄帶斷桀石照其能技藝則
用革用木用矛用劍程其巧舟車步騎則餘皇乘廣崇卒
小駟詳其說天官時曰蒼龜占候則卜偃史墨徒父師曠
之儔通其粵古今用兵家未有不出其彀中者第其書不
著於兵志其詞散於全帙而未別其指歸介冑之夫於是
知有孫吳竟不知有左氏不幾遡流而志源乎臣特於左
氏傳中就其論戰攻者表而出之而成是編姑舉一二卽
如西北利車戰乘廣之制不可考乎東南利舟師餘皇之
武不可追乎中國之長技莫如火攻燧豕不可倣乎兵家

之勝算莫如用奇墮伏不可施乎以悅禮樂敦詩書者謀
帥必無不識一丁者矣以赦孟明復桓子者使過必無掩
於一眚者矣以殺顛頡戮揚干者罰罪罰行而孰不知懲
以魯銘鐘晉賜樂者賞功賞行而孰不知勸有所以恤軍
士之寒挾纊詎不知感有所以濟軍士之飢庚癸從此無
呼因壘可降以攻則何弗克不虞豫戒以守則何弗固大
都兵家妙用潛于九天九地幻于疑鬼疑神疾于迅雷掣
電不可遙度不可預設不可以成案拘然談兵者必曰兵
法夫斷木爲棊挽革爲鞠亦皆有法焉況兵凶戰危何事
也豈可師心自用而漫焉嘗試哉臣謹輯兵略一編凡三
十二卷謹用繕寫裝演成帙恭進御前仰祈皇上於清燕
之餘俯垂睿覽

馮氏 夢龍 春秋衡庫

三十卷 又附錄三卷

存

劉芳喆曰夢龍字猶龍長洲人

汪氏 應召 春秋傳

十三卷

存

俞汝言曰應召徽州人撰春秋汪氏傳十三卷萬曆乙巳

自為之序

楊氏 時偉 春秋賞析

二卷

存

劉芳喆曰時偉

奢吳人

唐氏 大章

春秋十二公明辨

未見

黃虞稷曰仙遊人

吳氏 從周

左傳纂

四卷

未見

張氏

承祚

春秋歸正書

未見

廣平府志張承祚肥鄉人萬厯中歲貢生官同知以子懋

忠貴贈錦衣衛左都督

陳氏

可言

春秋經傳類事

三十六卷

未見

陸元輔曰可言字以忠嘉定人好左氏傳謂編年紀事或一年之內數事錯陳或一事始終散見於數年與數十年之後學者驟讀之未易得其要領乃倣建安袁氏通鑑紀事本末作春秋經傳類事凡九十餘條三十六卷其釋義主杜氏而多所損益傳有與經戾者則參之公羊穀梁二傳歷二十年而後成竟窮困以歿

秦氏

淪

春秋類編

未見

戴氏

文光

春秋左傳標釋

三十卷

陳氏宗之春秋備考

十八卷

存

宗之自序曰春秋聖人之史天文五行地理禮樂人物皆具焉百世而後傳聞異詞三傳之牴牾十二國之棼錯而可以漉漫無考乎棘闈取士傳宗康侯爲胡氏之春秋非孔氏之春秋矣講疏詁題義取穿鑿則爲安成麻黃之春秋并非胡氏之春秋矣則夫萃其異同釐其沿革於以具訓蒙士所當務矣是編也友人張君燮實殫蒐集而屬子總其成焉

陸氏曾畢

春秋所見所聞所傳聞

劉氏三卷春秋左氏傳

麟其未見

華氏時亨春秋敘說

梅氏之煩春秋因是

梅氏之煩春秋因是

趙吉士曰梅之煩字惠連麻城人

夏氏元彬麟傳統宗

十三卷

存

文震孟序曰夫子因魯史記作春秋左氏乃為之傳傳其

存

文震孟序曰夫子因魯史記作春秋左氏乃為之傳傳其

事不晰其義若曰其義則子言之矣漢初有公羊穀梁之
學名有耑師互立意義天子主爲是非同異大議殿中揚
雄所謂曉曉之學各習其師者也吾友夏仲弢覃思經學
爰集諸傳下及戰國短長諸篇彙爲一書源派分而指歸
合凡昔所稱輪攻墨守者一切歸於混同而均以羽翼素
王蓋十年而後成其功博其志若矣

俞汝言曰夏元彬初名澁字仲弢德清人

孫氏范春秋左傳分國紀事

二十卷

存

范自序曰說春秋者曰義曰事義斷於聖心末學難曉事
則存乎左氏可循覽而得也顧其爲書年經國緯緒端紛

出覽者未能一日便了是用倣之史家變編年為紀事以
 事系國以國系君有一事而連綴三五國上下數十年者
 則原其事之所始與其所歸還系所應屬之國庶覽一事
 之本末而即因事以知其國勢之強弱人才之盛衰二百
 四十餘年之故網羅胸中出為濟世匡時之用是今日所
 為輯傳意也

章氏 大吉 左記

合十二卷

存

大吉自序曰左氏編年太史公紀傳此千古史之準予媿
 元凱而亦有左氏癖自少至老不倦第列國雜敘經傳互
 司觀覽不便僭截左氏文就史記體合而名之曰左記事

以國麗文以事聯雖割裂之罪無所逃而實不敢筆削一字燦然成文便覽觀焉雖然列世系則一姓梗槩備矣要始終則當局吉凶辨矣前兆或同後驗古算或勝今籌災祥可按狐鼠足懲余三復之不容緘口漫憑臆見論列於簡末幸同志者鑒之

俞汝言曰章大吉字惠伯山陰人

徐氏允祿春秋愚謂

四卷

未見

陸元輔曰徐允祿字汝廉嘉靖諸生取春秋三傳及胡氏傳撮其大旨於前而折衷以己意四家都無當者更出獨見斷之如尹氏卒以爲鄭之尹氏卽隱公與之同歸而立

鍾巫之主者也其他大抵類此

顧氏

懋燮

春秋義

三十卷

未見

張氏

岐然

春秋五傳平文

四十一卷

存

岐然自序日記曰春秋之失亂屬辭比事而不亂者深於春秋者也予嘗與虞子仲皞泛覽春秋七十二家之旨蓋鮮有不亂者及觀近日經生家之說尤可訕笑殆不復可謂之春秋又不止於亂矣究其弊率起不平心以參諸家而過尊胡氏久之習讀者惟知有胡氏傳更不知有他氏

矣又久之習讀者惟從胡傳中牽合穿鑿并不知有經矣
昔范叔有言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知其有王聞
秦之有太后穰侯高陽涇陽不知其有王今習讀者惟知
有胡氏不知其有春秋此所謂亂之極也而其弊率起於
過尊胡氏胡氏之說經亦未嘗不按左氏參公羊據穀梁
而敢獨爲之說左氏之說未當公穀或正之三傳之說未
盡唐宋諸儒閒發之胡氏乃始起而和合眾家約略經旨
大暢己意爲春秋然則今之單任胡氏者反以罪累胡氏
我知必胡氏所深憎也輒與吾友舉遠氏合三傳而存其
註取胡氏而平其文又附以左氏之外傳焉夫治春秋者
立之案附之斷誠不厭詳且盡也則凡諸子百家之書有
可采者舉未可棄矣使姑發其端持其平則試取四家五

傳之文而參和之其相符者幾何也相戾者幾何也然後
 考諸儒之說而折衷焉比經文之事屬其辭而條理焉將
 其不可得而亂者自出也予向期與虞子博采諸家存其
 合者而閒附己意名曰春秋止亂虞子逝而未之成也今
 先以四家五傳之平文平學士家之心而後出予所與先
 友夙夜商榷之書以就正焉亦曰將以持春秋之平無徒
 為胡氏之罪人爾也

馮氏

瑛

春秋前議

一卷

存

俞汝言曰其書言天文主夏時

周氏

廷求

春秋二十編

三卷

存

廷求自序曰春秋一書聖人所以著尊親大義也立尊之名示尊之義筆之於魯史之上雖古無天王之稱而亦不嫌創也核親之實得親之情繫之於周歷之正者雖詳一春王之文而亦不厭贅也王則稱天尊之至也春則書王親之至也尊尊親親義之至也此則夫子所以作春秋之意也或曰夫子意在存王迹而作春秋則止存周室之文足矣胡爲乎備載列國之事邪曰尊其尊親其親者尊親之大義也合眾尊以成一尊合眾親以成一親者尊親之至願也今考全史所載則見正朔頒於其上列國承於其下典禮接於其故功業俊於其新治亂繫於其人盛衰存

於其事罪案嚴於其論災異謹於其徵一人雖拱手無爲而諸侯若奉行不替於此見聖人竊取之義矣至於今誦天王之稱有以知聖人之尊王者尊之惟恐不至讀春王之文有以知聖人之親周者親之惟恐或忘也歸聘錫葬之事雖當式微之日而列國無不以受王命爲榮會同誓信之舉雖當更霸之期而盟主無不以藉王臣爲重河陽一狩京師特朝依然巡守述職之盛事也天子賜命而共仰繼明之照元戎啟行而三勤伐鄭之師依然禮樂征伐之雄風也寤生不共而三國從王以伐負芻已服而京師受命以歸豈非司馬司寇之典猶是一人總其成乎緣陵之城諸侯盡入宿衛成周之城大夫敢效賢勞豈非維屏維翰之業猶是普天同其戴乎若然者世雖衰也道雖微

也一王之分初不失其爲尊也萬國之衛初不失其爲親也直取十有一王之行事筆之於經而義已足昭揭於千古矣有何必鋪張其事紛飾其辭然後有以明天子之事哉故夫尊親者至教之所自始也尊其尊而親其親大義之所自明也使人盡知尊其尊而親其親則經義之所以揭日月而中天也廷求自天啓三年說春秋迄崇禎四年論定分編二十期不失夫子筆削之初意云爾

陳氏 士芳 春秋四傳通辭

十二卷

存

經義考卷二百六終

新書卷一百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浙江書局刻

吳鴻望校

汪康年校

朱葆儒校